

精校
大字
漢魏叢書九十六種

上海大通書局發行
武進唐鉅著

14
2023
29

0 1 2 3 4 5 6 7 8 9 40 1 2 3 4 5 6 7 8 9 50 1 2 3

2023
29

37- 6841

述異記卷上

梁任昉著

安義王軼羣校

昔盤古氏之死也頭為四岳目為日月脂膏為江海毛髮為草木秦漢間俗說盤古氏頭為東岳腹為中岳左臂為南岳右臂為北岳足為四岳先儒說盤古泣為江河氣為風聲為雷目瞳為電古說盤古氏喜為晴怒為陰吳楚間說盤古氏夫妻陰陽之始也今南海有盤古氏亘三百餘里俗云後人追慕盤古氏古之魂也桂林有盤古氏廟今人祀

祀

南海中盤古國今人皆以盤古為姓昉按盤古氏天地萬物之祖也然則生物始於盤古

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能產天地鬼一產十鬼朝產之暮食之今蒼梧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蟒目蛟眉蟒地目圓蛟眉連生

今吳越間防風廟土木作其形龍首牛耳連眉一目

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禹誅之其長三丈其骨頭專車今南中有姓防風氏即其後也皆長大越

俗祭防風神奏防風古樂截竹長之三尺吹之如嗥三人披髮而舞

軒轅之初立也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銅頭鐵額食鐵石軒轅誅之於涿鹿之野蚩尤能作雲霧涿鹿今在冀州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四目六手今冀州人掘地得髑髏如銅鐵者即蚩尤之骨也今有蚩尤齒長二寸堅不可碎秦漢間說蚩尤氏耳髮如劍戟頭有角與軒轅鬪以角觝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其名兩兩三三頭戴牛角而相觝漢造角觝戲蓋其遺製也

太原村落間祭蚩尤神不用牛頭今冀州有蚩尤川即涿鹿之野漢武時太原有蚩尤神畫見龜足弛首首度其俗遂為立嗣

堯使鯀治洪水不勝其任遂誅鯀於羽山化為黃熊陂來入於羽泉今會稽祭禹廟不用熊曰黃熊即黃熊也陸居

曰熊水居曰能防按今江淮中有鮫名熊熊鮫之精至冬化為雉至夏復為鮫今吳中不食雉毒故也

揚州有蛇市市人鬻珠玉而雜貨蛟布蛟人即泉先也又名泉客

南海出蛟綃紗泉先潛織一名龍紗其價百餘金以為服入水不濡

南海有龍綃官泉先織綃之處綃有白之如霜者

鬱林郡有珊瑚市海先市珊瑚樹碧色生海底一株十枝枝間無葉大者高五六尺至小者尺餘蛟人云海上有珊瑚宮漢元封二年鬱林郡獻珊瑚

光武時南海獻珊瑚婦人帝命植於殿前謂之女珊瑚一旦柯葉甚茂至靈帝時樹死咸以謂漢室將亡之徵也

凡珠有龍珠龍所吐者蛇珠地所吐者南海俗誘云蛇珠千枚不及玫瑰言蛇珠賤也玫瑰亦是美珠也越人諺云種千畝

木奴不如一龍珠

越俗以珠為上寶生女謂之珠娘生男謂之珠兒吳越間俗說明珠一斛貴如玉者合浦有珠市

昔炎帝女溺死東海中化為精衛其名自呼每銜西山木石填東海隅海燕而生子生雌狀如精衛生雄如海燕今

東海精衛誓水處曾溺於此川誓不飲其水一名鳥市一名冤禽又名志鳥俗呼帝女雀

東海島龍川穆天子養八駿處也島中有草名龍芻馬食之一日千里古語云一株龍芻化為龍駒

陶唐之世越常國獻千歲神龜方三尺餘背上有文科斗書記開闢以來帝命錄之謂之龜歷伏滔述帝功德銘曰

胡書龜歷之文

夏桀宮中有女子化為龍不可近俄而復為婦人甚麗而食人桀命為蛟妻告桀吉凶

桀時泰山山走石泣先儒說桀之將亡泰山三日泣今泰山山石望之若人泣蓋是也周武謂周公曰桀為不道走

山泣石

山泣石

山泣石

堯為仁君一日十瑞宮中芻化為禾鳳凰止於庭神龍見於宮沼歷草生堦宮禽五色鳥化曰神木生蓮蓬蒲生廚

景星耀於天甘露降于地是為十瑞

東海畔有孤竹焉斬而復生中有管周武王時孤竹之國獻瑞筍一株

空桑生大野山中為琴瑟之最者空桑也

周成王元年貝多國人獻舞雀周公命反之南海中有軒轅正鸞自歌鳳自舞古云天帝樂也崆峒山中有堯碑禹

碣皆稽文焉伏滔述帝功德銘曰堯碣禹碑歷古不昧

會稽山有虞舜巡狩台台下有望陵祠帝舜南巡至於九疑民思之立祠曰望陵祠

帝舜都鄞門古宮存焉宮前有堯舜館銘記古文莫有識者

湘水去岸三十里許有相思宮聖帝臺晉舜南巡而至於倉梧之野堯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與慟哭淚下

沾竹竹上文為之班然然

昔戰國時魏國苦秦之難有以民從征戍秦久不返妻思而卒既塋塚上生木枝葉皆向夫所在而傾因謂之相思

木今秦趙間有相思草狀如石竹而節節相續一名斷腸草又名愁婦草亦名霜草八呼察沙蓋相思之流也

江南有懶婦魚俗云晉楊氏家婦為姑所溺而死化為魚焉其脂膏可燃燈燭以之照鳴琴博奕則爛然有光及照

紡績則不復明焉

水虺五百年化為蛟蛟千年化為龍龍五百年為角龍千年為應龍

沮渙二水波文皆若五色彼人多文章故一名績水灌肥之間離別亭古送別處漢馮會流處岸上有石銘云下至

水府三十一里皆傳云季斯刻此石

鹿千年化為蒼又五百年化為白又五百年化為赤漢成帝時山中人得鹿烹烹而視之骨皆黑色仙者說多慮為

美鬼

述異記

二

補食之壽一千歲

餘干縣有白鹿土人皆傳千年矣晉成帝遣捕得銅牌在角後書云漢元鼎二年臨所獻白鹿
淮水中黃雀至秋化為蛤春復化為黃雀五百年化為唇蛤梓樹之精化為青年生百年而紅五百年而黃又五百
年而色蒼又五百年而色白

龜千年生毛龜壽五十年謂之神龜萬年曰靈龜

海魚千歲為劍魚一名琵琶形如琵琶而善鳴因以名焉

漢中山有虎生甬道家云虎千年則牙蛇而角生

漢宣城郡守封邵巨化為虎食郡民呼之曰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故時語云無作封使君生來治民死食民夫人無
德而壽則為虎虎不食人人化虎則食人蓋恥其類而惡之

鏡之為獸狀如虎豹而小始生還食其母故曰梟獍濟陽山麻姑登仙處俗說山上年金鷄鳴玉犬吠闔閭夫人
墓中周迴八百里別館洞房迤邐相屬漆燈照爛如日月焉尤異者金蠶玉燕各千餘雙

吳王夫差築姑蘇之臺三年乃成周旋詰屈橫亘五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宮妓數千人上別立春宵宮為長夜之
飲造千石酒鍾夫差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舟中盛陳妓樂日與西施為水嬉吳王於宮中作海靈館館娃閣銅溝
玉檻宮之極極珠玉飾之

吳既滅越樓勾踐于會稽之上地方千里勾踐得范蠡之謀乃示民以耕桑延四方之士作臺於外而館賢士今會
稽山有越王臺今交州麻林一名紵林勾踐種麻將以宏弓交州糠頭山勾踐貯米於其上春積糠為山今會稽之
上有越王鑄劍洲往往有得古箭鏃蓋古制也

廣州東界有大夫文種之墓墓下有石為華表柱石鶴一隻種即越王勾踐之謀臣也

洞庭湖上有釣洲其范蠡乘扁舟至此遇風止釣於洲上刻石記焉有一陂陂中有范蠡魚昔范蠡釣得大魚烹食

陂邊有范蠡石牀石硯洞庭湖中有釣鉞鏃范蠡宅在湖中多桑紵英果有海姓大如拳若年楸之小者放於陂中
邯鄲有故宮基存焉中有趙王之果園梅李至冬而花春得而食

鄴中銅駝鄉魏武帝陵下銅駝石犬各二古詩云石犬不可吠銅駝徒爾為

一說香水在并州其水香潔浴之去病吳故宮亦有香水溪俗云西施浴處人呼為脂粉塘吳王宮人濯粧於此溪
上源至今馨香古詩云安得香水泉濯即衣上塵俗說魏武帝陵中亦有泉謂之香水

饒州俗傳軒轅氏鑄鏡於湖邊今有軒轅磨鏡石石上常潔不生蔓草

桂林東南邊海有裸川桓譚新論云呈衣冠於裸川海上有裸人鄉

丹陽大姑陵陰下有石麟二枚不知年代傳曰秦漢間公卿墓則以石麒麟鎮之虞氏縣有盧君古塚塚旁柏二株
枝條陰茂二百餘步樹文隱起皆如龜甲根勁如銅石

盧府君墓在館陶縣南二十里不知何代銘曰盧府君歸真之室

盧陵郡有董氏之宅前有董家祠昔有董氏語其鄉人曰吾當畫室作神及死家人老幼皆卒鄉人往往見之稱吾
於地下作盧陵侯鄉人因為立祠能致風雨

安定西隴道其合中有彈箏之聲行人過聞之謂之彈箏谷

粉水出房陵永清谷取其水以漬粉即鮮潔有異於常謂之粉水

漢水西山有九井井中常五色煙高數丈傳云昔人有縫下入得數斗空青

西海外有鵲國人長七寸日行千里百獸不犯惟畏海鵲見必吞之在鵲腹中不死鵲一舉亦千里

吐綬鳥其身大如鸛五色出巴東山色毛可愛若天晴淑景即吐綬長一尺須臾還吞之陰滯即不吐陽泉在天餘

山北清流數十步所涵草木皆係化為石精明堅勁其水所經之處物皆積為石却鹿犀海獸也然其角辟塵致之於塵埃不入

羊山上有燃石其色黃而文理疎以水沃之便如煎沸其上可炊烹稍冷即復以水沃之

獬豸獸中最大者龍頭馬尾虎爪長四百尺善走以人為食遇有道君即隱藏無道君即出食人

辟寒香丹丹國所出漢武時入貢每至大寒於室焚之暖氣翕然自外而入人皆減衣

迷穀出招歷搖山亦名雀山其樹如穀又如楮其花四照名曰迷穀如佩之令人不迷

南康樛都縣西松江有石室名夢口穴嘗有船人遇一人通身黃衣擔兩龍黃瓜求寄載過至岸下此人唾盤上徑

下崖直入石穴中船主初甚忿之見其人入石穴始知異視盤上唾悉是金矣

噲參養母至孝曾有多鶴為戎人所射窮而歸參參收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鶴夜到門外參秉燭視鶴雌雄雙至各

銜明月珠以置參家

炎洲在南海中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狸網取之積薪數車燒之不燃鐵錘鍛頭數十下乃死以口向風須臾

便活以石上莖蒲塞鼻即真死取其腦和菊花服之可壽五百歲

南方有灾火山四月生火十二月火滅火滅之後草木皆生枝條至火生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也取此木以為薪

燃之不燼以其皮績之為火浣布

蘭陵山有井異鳥巢其中全翅而身黑此鳥見即大水井不可窺窺者盈歲輒死

玉門西南有一國國中有山石磻坳朴千枚名為霹靂磻從春雷而磻減至秋磻盡雷收復生年年如此宣城蓋山

有舒姑泉俗傳有舒氏女與父析薪女坐泉處忽牽挽不動父遽告家及再至其地惟見清泉湛然其母曰女好音

樂乃作宏歌泉乃涌流

搗衣山一名靈山在瑯琊郡山南絕險巖有方石昔有神女於此搗衣其石明瑩謂之玉女搗練碓

斗鄉西津有玉女岡天當雨輒先涌五色氣於石間俗謂玉女披衣

崦州去玉門三千里地寒多雪著木石之上皆融而甘可以為巢崦且嚴反

八方之荒有石鼓其徑千里撞之其音即成雷也天之申威於此

秦始皇作石橋於海上欲過海觀日出處有神人駈石去不速神人鞭之皆流血今石橋其色猶赤

負嶠山名還正東有雲石廣五百里有蠶長七寸黑色有鱗角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米織為文錦

入水不濡

園客者濟陰人貌美色人多欲妻之客終不娶常種五色香積十餘年服食其實忽有五色蛾集香草上客薦之以

布生華蠶焉時有一女自來自言為助養蠶以香草食之得繭一百二十枚繭大如甕每一繭繅六七日絲方盡繅

訖此女與客俱神仙去

并州姑女泉婦人不得罷粧綵服至其地必興雲雨二云是介推妹

齊桓公北征孤竹見人長尺具衣冠左袂而走於馬前管仲曰此山之神也名曰俞兒霸王去之君與則見矣

和州歷陽淪為湖昔有書生遇一老姥待厚之生謂姥曰此縣門石龜眼血出此地當陷為湖姥後數往視之門吏

問姥姥具答之更以珠點龜眼姥見之遂走上北山顧城遂陷焉今湖中有明府魚奴魚婢魚

信安郡石室山晉時王質伐木至見童子數人碁而歌質因聽之童子以一物與質如棗核質含之不覺饑俄童子

謂曰何不去質視柯盡爛既而歸去已無復時人

螺亭在南康郡昔有正女採螺為業曾宿此亭夜聞空中風雨聲乃見眾螺張口而至便亂啖其肉明日惟有骨存

焉故號此亭為螺亭

北方有七尺之橐南方有三尺之柁凡人不得見或見而食之即為地仙

苒環字叔偉潛棲即桓嘗東遊越江夏黃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霄漢俄頃已至乃駕鶴之賓也鶴止戶側仙者就席羽衣紅裳賓主歡對已而辭去跨鶴騰空而滅

晉安郡有一書生謝端為性介潔不染聲色嘗於海岸觀濤得一螺大如一石米斛割之中有美女曰予天漢中白水素女天帝矜卿純正今為君作婦端以為妖呵責遣之女嘆息升雲而去

東陽郡永康縣吳時有人入山逢大龜擔之未至家遇夜纜舟於岸見老桑呼龜曰元緒汝當死矣龜呼桑樹曰子明無苦也雖然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對曰諸葛恪明敏禍必及於子明日其人將龜獻吳王命煮之三日三夜不死遂問諸葛恪恪曰此龜有精須得多載老桑為薪煮之立爛遂命老桑斫之為薪既燃即爛

漢武帝幸甘泉長平阪道中有蟲亦如肝頭目口齒悉具人莫知也時東方朔曰此古秦獄地也積憂所致上使按圖果秦獄地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蠱置酒中立消

洞庭山有宮五門東通林屋西達蛾眉南接羅浮北連岱岳東有石樓樓下兩石扣之清越所謂神鉦昔有青童秉燭颺飛輪之車至此其跡存焉上有天帝壇山有金牛穴吳孫權時令人掘金化為牛走上山其跡存焉故號為金牛穴

范文本日南奴也為奴時牧羊於湖中得兩鯉魚欲私食之即知詰文詐云將礪石還非魚也即至魚所果見兩石文異之石有鐵文因入山中就治作兩刀因舉刀向鄣鄣即番中山地名也咒曰鯉魚變化治成刀所石鄣破者是

有神靈之當治此國遂斫破之眾遂推為君
宋武帝微時代於新洲見一大蛇長數丈遂射之傷明日復往觀之聞杵臼聲現見數青衣童子搥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今合藥傳之帝曰何神也童子不答帝叱之皆散收得藥人因名此草為劉寄奴

西域有鼠國大者如犬中者如兔小有如常鼠頭悉白商賈有經過其國者若不祈祀則齒人衣裳

周成王時東夷送六角牛
磅磳山去扶桑五萬里日所不及其地甚寒有桃樹千圍萬年一實一說日本國有金桃其實重一斤

吳王闔閭葬於吳縣三月有白虎居其上號曰虎丘晉太康中會稽縣蚘蟻及羊皆化為鼠蚘始變者有毛而無肉

大食新稻
周穆王時天下連雨三月穆王乃吹笛其雨遂止

漢武帝時西方日支國有獻活人草三莖有人死者將草覆面即活之矣
封微山中有怒毛獸若不噴毛短三寸若噴毛長三尺

南金山有師子獸其毛黃赤而光鮮耳小口鳴時地動石裂也
崑崙山下有玉桃光明洞徹而堅瑩須以玉井泉洗之便軟可食

北方荒外有石湖方十里中有橫公魚夜即化為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若以烏梅二十箇煮之即熟可治邪病
東海郡尉于台有杏一株花雜五色六出號六仙人杏

晉時晉陵薛願家有虹飲其金中水須臾而竭願因以酒祝而益之虹復飲盡吐金滿釜而去願家遂至大富
顧渚山有報春鳥春至則鳴秋分亦鳴似題鴉之類也

龍肝瓜長一尺花紅葉素生於水谷所謂水谷素葉之瓜
越俗說會稽山夏禹廟中有梅梁忽一春而生枝葉漢成帝時與趙飛燕游太液池以沙棠木為舟其木出崑崙山

人食其實入水不溺詩曰安得沙棠木刻以為舟船
巴東有真香名其花白色如薔薇煎服令人不眠能誦無忘

伺潮鷄潮水上則鳴孫綽望海賦曰石鷄清響而應潮是也

聚富山有返魂樹伐其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又熬之令可丸名曰驚精香或名震靈丸或名反生香或名卻死香死尸在地聞氣即活

岑華山在西海之西有蔓竹為蕭管吹之若羣鳳之鳴

魏興錫義山多生微蘅草有風不偃無風獨搖

黃金山有楠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後年西邊榮東邊枯年年如此張華云交讓樹也

石勒嘗備於臨水為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傍道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老父謂勒曰何來羣鹿者我也君應為列國主故相救耳

太食王國在西海中有一方石石上多樹幹赤葉青枝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足頭着樹枝使摘一枝小兒便死

獬豸者一角之羊也性知人有罪鼻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

取鳥之未生毛者以丹和牛肉使吞至長羽毛皆赤殺之陰乾杆服壽五百歲

鄧通以權船為黃頭郎曰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郎皆著黃帽

漢元和元年大雨有一青龍墮於宮中帝命烹之賜羣臣龍羹各一杯故李尤七命曰味兼龍羹七命即文章名也

紫消山有石樓樹吳太皇元年郡吏伍曜於海際得之枝莖紫色有光南越謂之石連理也

南海有明珠即鯨魚目瞳鯨死而目皆無精可以鑿謂之夜光

千年木精為青牛

猿五百歲化為獲獲千歲化為老人

鵠壽二千歲

鷲之十年生胡髯

虎魚老者為蛟

□□□化為蝗而食五穀百歲為鼠

□□□羊而無角咬之毒

古□□十一名胡髯即又名青鳥

周穆王之犬日走千里食虎豹

閩閩構水精宮尤極珍怪皆出之水府

瀨鄉老子祠有紫石榴紅縹李一李三色

勾漏縣有白橘青柑縹杏

南中生子母竹今之慈竹也

漢章帝元年前上虞縣獻二蒂瓜一實二蒂及玉色橘趙王故城俗呼為麋鹿城

梁孝王築平臺臺存有兼葭洲見藻洲梳洗潭中有望秦山商人望鄉之處

貝宮夫人廟在太一山下云懷元年夫人也廟即其墓也

當陽南有龍川鳳川云漢武帝時八龍五鳳常見於此亦呼為五鳳州

魏文帝時后陵在鄴中臨漳東北至今有后神

殷紂時太龜生毛而兔生角是甲兵將興之兆

述異記卷下

周幽王時牛化為虎羊化為狼洛南有避狼城云幽王時羣羊為狼食人故築城避之今洛中有狼村是其處也

關中有金魚神云周平二年十旬不雨遣祭天神我而生涌泉金魚躍出而雨降

楚莊王時宮人一旦而化為野蠖飛去

秦始皇帝至東海神捧珠獻於帝前今海畔有秦皇受珠臺

東海上有滄臺秦始皇至此臺下紫蒲擊馬蒲至今紫紆

始皇二十六年童謠云阿房阿房亡始皇

古說雍州雨魚長八尺寸許

先儒說禹夏時天雨金三日古詩云安得天雨金復金賤如土是也

周成王時咸陽雨金今咸陽有雨金原

王莽時未央宮中雨五銖錢既而至地悉為龜

漢時翁仲儒家人貧作力作居渭川一日天雨金十斛於其家

漢惠帝二年宮中雨黃金黑錫

呂后三年天雨粟

漢宣帝時江淮饑饉人相食雨穀三秦魏地亡穀二千頃

漢武帝時廣陽縣雨麥

河間有雨錢城漢世天雨鉛錫於此

周時成陽雨錢終日而絕

秦二世元年宮中雨金既而頃刻皆化為石

漢成帝末年宮中雨一蒼鹿殺而食之其味甚美

大禹時天雨稻古詩云天雨稻餉我天下民

漢世潁川民家雨金銖錢

魏武帝末年鄴中雨五色石

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於貧民家富者則不雨矣

魏時河間王子元家雨中有小兒八九枚墮於庭前長六七寸許自言家在河東南為風所飄而至於君庭與之言

甚有所知如史傳所述

魏世河內冬雨棗

者舊說周秦間河南酸棗遂生野棗今酸棗縣是也

魏文帝安陽殿前天降朱李八枚咬一枚數日不食今李種有安陽李大而有甘者即其種也

漢末楊氏家園中產神棗三株

武陵源在吳中山無他木盡生桃李俗呼為桃李源源上有石洞洞中有乳水世傳秦末喪亂吳中人於此避難食

桃李實者皆得仙

杜陵有金李李大者謂之夏李尤小者呼為鼠李桃之大者為木桃詩云投我以木桃是也

房陵定山有朱李李園三十六所潘岳閑居賦云防陵朱仲之李李尤果賦云三十六園朱李是也中山有縹李大

如拳者呼仙李李尤果賦云如拳之李陸士衡果賦曰仲山之縹李又云仙李縹而神李紅

豫樟之為木豫樟即木名也生七年而後與眾木有異

漢武帝寶鼎二年立豫樟宮於昆明池中作豫樟水殿

袁紹在冀州時滿市黃金而無斗粟餓者相食人為之語曰虎豹之口不如饑人劉備在荊州時粟與金同價

永嘉之亂洛中饑荒懷帝遣人觀市珠玉金銀闐委市中而無粟麥袁宏表云田畝由是坵墟都市化為珠玉是也

漢末大饑江淮間童謡云太岳如市人死如林持金易粟貴於黃金

洛中童謡曰雖有千黃金無如我斗粟斗粟自可飽千金何所直

晉書桓靈之世汝穎間桑麻為蒿秀桃李不實花而復落落而復花而官倉有朽粟

晉永嘉中梁州雨七旬麥化為飛蛾

晉末荊州久雨粟化為蠱蠱害民春秋云穀之飛為蠱蠱是也中郎王義興表奏曰臣聞堯生神木而晉有蠱粟陛

下自以聖德何如帝有慙色

宋高祖之初年嘗嘗饑饉之後即位以來江表二千餘里野粟生焉

古說淮南諸山石生穀袁安云石穀樂名穗之尤小者

漢世古諺曰雖有神樂不如少年雖有珠玉不如金錢

太原神金岡中有神農嘗樂之鼎存焉

成陽山中有神農鞭藥處一名神農原藥草山上紫陽觀世傳神農於此辨百藥中有千年龍腦

冀州鵠山傳龍千年則於山中蛻骨今有龍岡岡中出龍腦是也

今藥中有禹餘糧者世傳禹治水棄其所餘糧於江中生為藥也

仙藥紫鳳腦千年醞醱是也

龜甲香即桂香之善者

紫迷香一名紅蘭香一名金桂香亦名麝香草出蒼梧桂林上郡界今吳中有麝香草香似紅藍而其芳香

南海山出千步香佩之香聞於千步也今海嶼有千步草是其種也葉似杜若而紅碧雜貢籍曰南郡貢千步香

日南有香市商人交易諸香處

漢雍仲子進南海香物拜為涪陽尉時謂之香尉日南有千畝林名香出其中

香洲在朱崖郡洲中出諸異香往往不知名千年松香聞於十里亦謂之十里香

杏園中在南海中洲中多杏海上人云仙人種杏處漢時嘗有人舟行遇風泊此洲五六日食杏故免死云洲中別

有冬杏

木蘭舟在潯陽江中多木蘭樹昔吳王闔閭植木蘭於此用構宮殿也七里洲中有魯班刻木蘭為舟舟至今在洲

中詩家云木蘭舟出於此

天姥山南峯昔魯班刻木為鶴一飛七百里後放於北山西峯上漢武帝使人往取遂飛上南峯往往天將雨則翼

翅搖動若將奮飛

魯班刻石為九州圖今在洛城石室山

東北巖海畔有大石龜俗云魯班所作夏則入海冬復止於山上陸機詩云石龜尚懷海我寧亡故鄉

上虞縣有石駝步水際謂之步

瓜步在吳中吳人賣瓜於江畔用以名焉

吳江中又有魚步龜步湘中有靈飛步時按吳楚間謂浦為步語之訛耳

公主山在華山中漢末王莽秉政南陽公主避亂奔入此峯學道後得升仙至今嶺上有一雙珠履傳自公主既

於山中得道駙馬王咸聞追之不及故留履以示之潘安仁有公主峯記

晉永嘉亂既已至江諸公主不得隨去安陽公主平城公主奔入兩河界悉為民家妻常怏怏不悅有故鄉之思村

民感之共築一臺以居之謂之公主望鄉之館至今歸然王朗懷舊賦云將軍王濟成邊及帝崩王莽篡逆潰與莽有隙遂留不口口因逃入胡中士卒相率築臺為望鄉之處將軍出塞之臺公主望鄉之館

曲阜縣南十里有孔子春秋臺曲阜古城有顏回墓墓上右楠縣樹二株可三四十圍士人云顏回手植晉末羣盜蜂起義陽公主自洛中出奔至洛南以士卒二千餘人留守不去以衛京都劉曜攻破之主有殊色曜將逼之主手刃曜不中遂自刃曜奇其節遣葬之文義陽公主隣民憐之為立廟今義陽神是也符堅既為姚萇所殺於新平佛

寺中後寺主摩訶蘭常夢堅曰可為吾作宮既而寺左右民家死沒相繼坐者常見堅怒曰吾不宮將盡殺新平民因共攻寺為廟遂無復灾疾每年正月二日民競祀以大牢新平寺今符家神也

今烏江長亭亭下有駐馬塘即當時烏江亭長贓舟待項羽處今陰陵故城九曲澤澤中有項王村即項王迷失路處項王於澤中周回九曲迷路後人因以為澤名

燕昭王為郭隗築台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為賢士臺亦謂之招賢臺

漢武帝於湖中牧馬處至今野草皆有嚼啣之狀湖中呼為馬澤澤中有武帝彈碁方石石上勒銘存焉歲時草一名麗草又呼為女草江浙中呼姓草美名曰娃故以為名

懸腸草一名思子蔓南中呼為離別草

苔謂之澤葵又名重錢亦呼為宣鮮南人呼為姑草萱草一名紫萱又呼為忘憂草吳中書生呼為癢愁花衽中散養生論云萱草忘憂

桂林有睡草見之則令人睡一名醉草亦呼為懶婦草又出海南地記

楚中有宮人草狀如金登而其氣氲花色紅翠俗說楚靈王時宮人數千皆愁曠有囚死於宮中者葬之後墓上悉生此花

舜草今之孝草也

蓆具草一名塞路草北方胡地古詩云千里蓆具草紅蘭花一名大草

戎葵本胡中葵似葵而大者

寘草特生而不叢

洛陽有支苗園漢宮儀云染園出芝苗供染御服是其處也

紅綬花蔓生如綬一般有文采因名焉

甘泉宮有木園武帝時園也今俗呼為仙草園出漢魏宮志

菱園在定陵漢宮儀曰菱園供染綠綬小蓋曰菱菱音

芙蓉園在洛陽漢家置之長沙定王故宮有菱園真定王故園也

張騫首循園今在洛中首循本胡中菜也張騫始於西戎得之

衛有淇園出行在淇水之上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是也

梧桐園在吳宮本吳王夫差舊園也一名鳴琴川

南中有楓子鬼楓木之老者為人形亦呼為靈楓

後漢李子長為政欲知囚情以梧桐木為之像囚形穿地為坎卧木囚於其中祝之罪正者不動寃者木囚動時時以為精誠所應子長時為大理卿

漢武宴於未央宮忽聞人語云老臣負自訴不見其形良久見架上有一老翁長八九寸面皺鬚白拄杖偃步至前帝問曰叟何姓名所訴者何翁緣拄杖叩頭不言因仰視屋俯視帝脚忽不見帝駭懼問東方朔朔曰其名為藻兼水木之精也陛下頃來頻興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頭看屋而後視陛下脚足者願陛下宮室足於此不欲更

造帝乃息後帝幸瓠子河聞水底有絃歌之聲置有膳分芳於帝前前梁上翁及數人年少絳衣紫帶佩纓皆長八寸一人最長長人餘凌波而出衣不沾濕或執樂器帝問之曰向所聞樂是公等奏耶對曰臣前昧死歸詔蒙陛下息斤斧得全其居故相慶耳樂遂奏樂獻帝洞穴珠一枚遂隱不見帝問方朔何謂洞穴珠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螭生此珠徑寸明耀絕世矣帝遂寶愛此珠置於內庫

燕昭王種長春樹葉如蓮花樹身似桂樹花隨四時之色春生碧花春盡則落夏生紅花夏末則凋秋生白花秋殘則萎冬生紫花遇雪則謝故號為長春樹澄水泉在滄州九視山山下出泉潤百餘步亦名流永渠雖泛金石終不沉故州人欲渡此泉以瓦鐵為船舫

地生毛京房以為人勞之應此齊武成河清年中徐州及長安地生毛長七尺時北築長城內築三臺人苦勞役之應

神泉嘗密瑯琊郡人或禱祈求之則飛泉湧出清冷而味甘人或污之則便竭鹽田在河東郡有一大澤澤中產鹽引水沃之則自成號曰鹽田取之無盡便沃則無也又張液有鹽池自然生鹽其鹽多少隨月增減

甜溪水其味如蜜東方朔得以獻武帝帝乃投於陰井中井水遂甜而寒洗浴則飢體柔滑日林園有神藥數千種其西南有石鏡方數百里光明朗澈可鑿五臟五府亦名仙人鏡國中人有疾輒照其形遂知病起何藏府即采神藥餌之無不愈其國人壽二千歲亦有長生者

列禦寇鄭人御風而行常以立春日歸乎八荒立秋日遊於風穴是風至即草木皆生去則草木皆落謂之離合風秦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似猪非猪繆公道中逢二童子曰此名蠅蝮鼠在地中食死人腦若以松栢穿其首則死故今種栢在墓上以防其害也

辰州峽溪有丹青樹枝葉直上龍雲下無枝葉上有五色葉圓如華蓋故號丹青樹俗謂之五采樹今在辰陽縣城陽縣城南有堯慶都墓樹前一池魚頭間有印文謂之印頭魚若非祀者捕而不得

奇眩國其人機巧能為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吹奇眩人垂車東至豫州界後十年而風復至使遣歸國去王門四萬里

東海有牛魚其形如牛海人採捕刺其皮懸之潮水至則尾起潮落則尾伏顧渚山有橘子樹其木如口色諸人採之以為杖

蛇一首兩身者名曰肥遺西華山中有也見則大旱南海有水蟲名曰飭蚌蛤之遺也其小蟹大如榆莢飭開甲食則蟹亦出食飭甲蟹亦還入為飭取食以終始生死不相離

西蜀石門山有樹名曰枕柳皮裏出屑如麵用作餅食之與麵相似因謂之枕柳麵焉漢武帝元鼎元年起招靈閣有一神女留一玉釵與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元帝鳳中宮人見此釵光瑩其異共謀欲碎之明視釵匣唯見白燕直升天去矣後宮人常作玉釵因名玉燕釵

三國時昆明國貢魏瀨金鳥形如雀色常翔翔海上吐金屑如粟至冬此鳥即畏霜雪魏帝乃起溫室以處之名曰辟寒臺故謂此金為辟寒金也

漢末關中大亂有發漢時宮人塚者宮人猶活既出平復如故魏郭后愛念之錄著宮人常置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皆有次第郭后崩因哭泣過度遂死周昭王時塗修國獻青鳳丹鵠各一雌一雄

吳郡漁城城下水中有石首魚至秋化為鳧鳧項中尚有石南康郡有君山高秀重疊有類臺榭名曰女媧宮有獸名格似猩猩之形自知吉凶人無機愛之則可訓狎欲執害

則亦不來

桂陽郡有銀井鑿之轉深漢有村人焦先於半道見三老髯皓白云逐我太古今往他所先知是怪以刀斫之三翁各以杖受刀忽不見視其斷杖是銀其井後遂不生銀也

儋耳郡明山有二石如人形云昔有兄弟二人向海捕魚因化為石因號兄弟石

貞山在昆陵郡梁時有村人韓文秀見一鹿產一女子在地遂收養之及長與凡女有異遂為女冠梁武帝為別立一觀號曰鹿娘後死入棺武帝致祭開棺視之但聞異香不見骸骨蓋尸解也遂葬棺於昆陵因號其葬處為貞山江陰北有子英廟子英即野人也善入水捕魚得一赤鯉將着家池中養之後長徑一丈有角翅謂子英曰我迎汝身汝上我背遂昇於天為神仙晉時人

璪珞似小蚌有一小蟹在腹中珞出求食故淮海之人呼為蟹奴

鶴鞋故解刺能反耳則聽響遠露眼赤精則跡遠大毛落蝦毛其色如雪又云高脚踈節則多跛也若百年十年變止不食生物千六百年形定飲之而不食與鳳為羣

松有兩鬣三鬣七鬣者言如馬鬣形也言粒者非矣人間三十六洞天知名者十耳餘二十六天出九微志不行於世也

鯉魚滿三百六十鱗蛟龍輒率而飛去一年置一神守之則不能去矣神則龜也

王僧辨嘗為荆南得一帶三十子以獻梁元帝

吳大皇時朱休之家大歌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復可明年當奈何休遂殺其犬明年休家人並死

哀牢夷西蜀國名也其先有婦人捕魚水中觸沉木有生子男子十人沉木為龍出水上九男驚走一兒不去背龍因詆之後諸兒推為哀牢王

涿光山下窟水多鯿魚之魚如鵲而十翼捕之可以禦火

吳桓王時會稽生五色瓜吳中有五色瓜歲充貢伏獻

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則鳴天下雞皆隨之鳴

合塗國去王都七萬里人善服鳥獸雞犬皆使能言林屋洞為左神幽虛之天即天后真君之便闕中有白紫芝泉皆此洞所出乃神仙之飲餌非常人之所能得之

日南郡出果下牛高三尺漢樂浪郡有果下馬並高三尺

廬陵有木客鳥大如鵲千百為羣不與眾鳥相廁俗云是古之木客花化作廬陵即今吉州也

後魏孝昌中有洛子淵自云洛中人戍於彭城同營人樊元寶還子淵附書至洛書上題云宅上靈台南延洛水既至洛忽逢一老翁曰吾兒書也引又門館甚感呼坐命酒酒至色赤甚香美寶告退老翁出送但見高岸對水無人家及還彭城子淵已失元寶與子淵同戍二年不知是水神也

彭城郡古徐國也昔徐君宮人生一大卵棄於野徐有大名後倉御歸問之卵開內有一兒有筋而無骨後為徐君號曰偃王為政而行仁義

湘州栖霞谷昔有橋順二子於此得仙服飛龍一九十年不饑故魏文詩曰西山有仙童不飲亦不食即此也

河澗郡有聖姑祠姓郝字女君魏青龍二年四月十日與隣女樵采於澗深二水處忽有數人從水而出若今之青衣至女君前曰東海使聘為婦故之遣相迎因敷茵於水上請女君於上坐青衣者侍側順流而下其家大小奔到岸側惟泣望而已女君怡然曰今幸得為水仙願勿憂憶語訖風起而投於水中鄉人因為立祠又置東海公像於聖姑側呼為姑夫

大翻山小翻山在姑州昔有王次仲年少入學而家遠常先到其師怪之謂其不歸使人候之又實歸在其家同學

者常見仲提一小木長三尺餘至則著尾間欲共取之輒尋不見及年弱冠變蒼頡舊好今為隸書秦始皇遣使徵之不至始皇怒檻車囚之赴國路次化為大鳥出車而飛去至西山乃落二翻一大一小遂名其落處為大小翻山媯州即今幽州之地利州義城郡葭州縣有玉女房蓋一大石穴也昔有玉女入此石穴前有竹數莖下有青石壇每因風自掃此壇玉女每遇明月夜即出於壇上閒步徘徊復入此房

龍巢山下有丹水中有丹魚欲捕其魚伺魚之浮出水有赤光如火網取割其血塗足可涉水如履平地宋武帝大明五年廣郡獻白孔雀以為中瑞

秦惠王獻五美女於蜀王王遣五丁迎女乃見大地入山穴中五丁曳地山崩五女上山遂化為石

一說少空山有貝多樹與眾木有異一年三放花其花白石香美俗云漢世野人將子種於此

武都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麗蓋山之精也蜀王娶以為妻無幾物故遂葬於成都郭中以石鏡一枚長二丈高五尺同葬之

衡州九疑山有舜廟郡守至官常致敬修祀則空中如有弦歌之聲一說九疑山隔湘江跨蒼梧野連營道縣界九山相似行者望之有疑因名曰九疑山

漢惠帝七年夏雷震南山林木皆自火燃至根其地悉皆焦黃後其雨迅過人就其間得龍骨一具

晉世顏含嫂病須與蚺蛇膽療之則愈既不能得含憂嘆累日忽有一童子持青囊授含乃曰真蛇膽也童子遂化為青鳥飛去

陽羨縣小吏吳合龍家在溪南偶一日以掘頭船過水溪內忽見一五色浮石龕遂取歸置於床頭至夜化為一女子至曙仍是石後復投於本溪

南海中有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能泣則出珠昔木系虛海賦云天琛水怪鮫人之室

興安縣水邊有平石其上有石櫛石履各一具俗云越王渡溪脫履墮櫛於此

荊州清溪秀壁諸山洞往往有乳窟窟多玉泉交流中有白蝙蝠大如鴉按仙經云蝙蝠一名仙鼠千載之後體白如銀棲即倒懸蓋飲乳水而長生也夜即縣者其南遠表國名也其先有女子浣紗忽三節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歸而養之及長有武畧自立為夜即侯以竹為姓漢建帝元鼎六年征西南夷改為牂柯郡夜即侯迎降天子賜以玉印綬後卒表瘞盛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眾為立廟今夜即縣有竹王神是也

識

右任昉述異記二卷晁氏云昉家藏書三萬卷天監中采輯前世之事纂述新異為此記皆時所未聞特以資後來屬文之用亦博物之意唐志以為祖冲所作非也今考隋唐志並載祖冲之述異記十卷無任昉記而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書所引祖記又往往為今本任記所無無妨任祖二人當時各自有記而隋唐志或偶失載也南史本傳亦載昉撰雜傳二百四十七卷不及此記豈即在雜傳中歟今叢書本較釋海本又不全中多唐時州名則此書又經唐人改竄非原本也汝上王謨識

續齊諧記

梁 吳均著

臨川 張上冲校

漢宣帝以卓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金鉸具至夜車轄上金鳳凰輒亡去莫知所之至曉乃還如此非一守車人亦嘗見後南郡黃君仲北山羅鳥得鳳凰入手即化成紫金毛羽冠翅宛然具足可長尺餘守車人列上云
 今月十二日夜車轄上鳳凰俱飛去曉則俱還今則不返恐為人所得光甚異之具以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關上
 鳳凰子云今月十二夜北山羅鳥所得帝聞而疑之置承露盤上俄而飛去帝使尋之正入光家止車轄上乃知信
 然帝取其車每遊行即乘御之至帝崩鳳凰飛去莫知所在嵇康詩云翩翩鳳轄達此細羅

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貨皆平均惟堂前一株紫荆樹共議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樹即枯死狀如火
 然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所以顛預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解樹樹應聲榮茂
 兄弟相感合財寶遂為孝門真仕至太中大夫陸機詩云三荆歡同株

宏農楊寶性慈愛年九歲至華陰山見一黃雀為鷓鴣所搏逐樹下傷癢甚多死轉復為螻蟻所困寶懷之以歸
 置諸梁上夜聞啼聲甚切親自照視為蚊所齒乃移置巾箱中啖以黃花達十餘日毛羽成飛翔朝去暮來宿巾
 箱中如此積年忽與群雀俱來哀鳴遠堂數日乃去是夕寶三更讀書有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萊為
 鷓鴣所搏蒙君之仁愛見救今當受賜南海別以四玉環與之曰令君子孫潔白且從登三公事如此環矣寶之孝
 天聞天下名位日隆子震震生東生彪四世名公及震葬時有大鳥降人皆謂真孝招也蔡邕論云昔日黃雀報恩而至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靜可憐見人輒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獺嗜鮎魚乃不避死
 畫板作兩生鮎魚懸置岸上於是群獺競逐一時執得帝甚佳之曰聞卿善畫何其妙也答曰臣亦未嘗執筆然
 人之所作可庶幾耳帝曰是善用所長顏公庭詰云徐景山之畫獺是也

漢魏叢書

續齊諧記

張華為司空于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化為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司空耶華表曰子之妙解無為不可但張公制度恐難籠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十年之質亦當深誤老表狸不從遂詣華見其容上風流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聲實華未嘗勝次復商略三史探貫百氏包十聖洞三才華無不應身屈滯乃歎曰明公當尊賢容眾嘉善矜不能奈何憎人學問墨子兼愛其若是耶言卒便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既而又問華曰公門置兵甲關鑰當是疑僕也恐天下之人卷舌而不談知謀之士望門而不進深為明公惜之華不答而使人防禦甚嚴豐城人雷煥博物士也謂華曰聞魅鬼忌狗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子年老精不復能別惟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昭王墓前華表已當千年使人伐之至聞華表言曰老狸不自知果誤我事於華表穴中得青衣小兒長二尺餘使還未至洛陽而變成枯木遂燃以照之書生乃是一斑狸茂先歎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復可得東海將潛嘗至不其縣路次林中露一屍已自具爛鳥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三尺驅鳥鳥即起如此非一潛異之看見屍頭上着通美屋蓋其價可數萬錢潛異之取既去見眾鳥集無復驅者潛後以此蠱上晉武陵王晞晞晁以視眾僧王武剛以九萬錢買之後洛褚太宰處復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王亮後納入江夫人遂斷以為釵每夜輒見一見繞牀啼叫云何為見屠割必訴天當相報江夫人惡之月餘乃亡

桓元篡位後來朱雀門中忽見兩小兒通身如墨相和作籠歌路邊小兒從而和之者數十人歌云芒籠茵繩縛腹車無軸倚孤木聲甚哀楚聽者已歸日既夕二小兒入建康縣至閭下遂成雙漆鼓槌吏列云植積久北恒失之而復得之不意作人也明年春而桓敗車無軸倚孤木桓字也荆州送元首用敗龍茵包之又芒繩束縛其屍沈諸江中悉如所歌焉

陽羨許彥于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卧路側云脚痛求寄鸚籠中彥以為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鸚鵡並坐鸚亦不驚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為君薄設彥

曰可乃口中吐出一銅奩子奩子中具諸飾饌珍羞方丈其器皿皆銅物氣味香旨世所罕見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邀之彥曰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麗綺容貌殊絕兵坐宴俄而書生醉卧此女謂彥曰雖與書生結妻而實懷怨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書生既眠暫喚之君幸勿言彥曰善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頽悟可愛乃與彥叙寒溫書生卧欲覺女子口吐一錦行障遮書生書生乃留女子共卧男子謂彥曰此女子雖有心情亦不甚向復竊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洩彥曰善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共酌戲談甚久聞書生動聲男子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人還納口中須臾書生處女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獨對彥坐然後書生起謂彥曰暫眠遂久君獨坐當悒悒邪日又與彥與君別遂吞其女子諸器皿悉納口中留大銅盤可二尺廣與彥別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彥大元中為蘭臺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敞散着其銘題云是永平三年作

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齊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月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於此

晉武帝問尚書郎摯虞仲治三月三日曲水其義何旨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為怪乃相與至水濱盥洗因以流盪觴曲水之義蓋自此矣帝曰若如所談便非嘉事也尚書郎東晉進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見金人自河而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為曲水二漢相緣皆為盛事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治為城陽令

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已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

問曰織女何事渡河去當何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後三年當還明日失武丁至今云織女嫁牽牛
宏農鄧紹嘗八月旦入華山採藥見一童子執五綵囊承栢葉上露皆如珠滿囊紹問曰用此何為答曰赤松先生
取以明目言終便失所在今世人八月旦作眼明袋此遺象也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忽見一士人自云三
閭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其善常年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惠當以楝葉塞其上以絲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
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帶楝葉五花絲遺風也

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上南角舉手招成成即就之婦人曰此地是君家靈室我即是此地之神明年
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於上祭我也必當令君蠶桑百倍言絕失之成如言作膏粥自此後大得蠶今正月半作白
膏粥自此始也

吳興故鄣縣東三十里有梅溪山山根直豎一石可高百餘丈至青而圓如兩間屋大四面斗絕仰之千雲外無登
陟之理其上復有盤石圓如車蓋恒轉如磨聲若風雨上人號為石磨轉快則年豐轉遲則歲儉欲知年之豐儉驗
之無失

錢塘徐秋夫善治病宅在湖溝橋東夜聞空中呻吟聲甚苦秋夫起至呻吟處問曰汝是鬼邪何為如此饑寒須衣
食邪抱病須治療邪鬼曰我是東陽人姓斯名僧平昔為樂遊吏患腰痛死今在湖北雖為鬼苦亦如生為君善醫
故來相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縛茅作人按穴鍼之訖棄流水中可也秋夫作茅人為鍼腰目二處并
復薄祭遣人送後湖中及照夢鬼曰已差并承恩食感君厚意秋夫宋元嘉六年為奉朝請

會稽趙文韶為東宮扶侍坐清溪中橋與尚書王叔卿家隔一巷相去二百步許秋夜嘉月悵然思歸倚門唱口夜
烏飛其聲甚哀忽有青衣婢年十五六前曰王家娘子白扶侍聞君歌聲有門人逐月遊戲遣相聞耳時未息文

韶不之疑委曲答之亟邀相過須臾女到年十八九行步容色可憐猶將爾婢自隨問家在何處舉手指王尚書宅
曰是聞君歌聲故來相詣豈能為一曲邪文韶即為歌草生盤石音韻清暢又深會女心乃曰但令有瓶何患不得
水顧謂婢子還取盤筵為扶持鼓之須臾至女為酌兩三彈泠泠更增楚絕乃令婢子歌繁霜自解裙帶繁霜後腰
叩之以倚歌歌曰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歌繁霜侵曉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歌闌夜已久
遂相行燕寢竟四更別去脫金簪以贈文韶文韶亦答以銀梳白琉璃七各一枚既明文韶出偶至清溪廟歇神坐
上見梳甚疑而悉委之屏風後則琉璃七在焉筵篔簹帶縛如故祠廟中惟女姑神像青衣婢立在前細視之皆夜所
見者於是遂絕當宋元嘉五年也

齊諧志怪者也蓋壯生寓言耳今吳均所續特取義云耳前無其書也考文獻通考書目亦云至元甲子吳郡陸
友記

右續齊諧記一卷梁奉朝請吳均撰按隋志有家敬騎侍郎東陽元疑齊諧記七卷此書蓋續東陽記而非續莊
子志怪者也記中惟鵝籠書生極刻他若京兆田氏之荆樹宏農楊實之黃雀可以禪風教張華雷煥之測老魅擊
虞東晉之辨曲水可以資博雅以至張成區回鄧紹桓景等事宗懔歲時記已時口引証非以其信而有徵歟以故
東陽之書不口而吳記特存均通史學嘗著齊春秋三十卷口所述作並載南史本口而不及此書或又以寓言
置之故耳汝上王謨識

搜神記卷一

晉千寶撰

南昌楊先烈校

管輅字公明善解諸術得知未來過去之事於五月有至南陽平原見一少年在田中割麥輅嗟嘆之而過少年問曰老之有何事失聲嗟嘆而過輅曰汝何姓對曰姓趙名顏輅曰適來無別事見少年兒壽不逾二十多是天亡所以歎趙子聞之叩頭隨而請問輅曰命在於天非我能救也趙子聞之奔走告父父乃奔往不逾十里遂及管輅顏父子下馬而恭拜適來某小兒蒙聖人之言不逾二十而天亡聖人如何延命終當報之輅曰命不我與為之奈何然子懇誠且為救諸子且歸家覓取清酒一榼鹿脯一斤吾卯日小食時必至君家且方便求請未知得否其父歸舍覓酒脯而專候之輅果依時而至語顏子曰汝卯日割麥地南大桑樹下有二人圍棋汝但滿將此酒脯往一邊酌酒瓊致脯於前他自飲之飲盡便斟以盡為度若問汝汝但拜之慎勿言也必合有人救汝吾在此專候於汝乃衣輅言而往果見二人圍棋次前往待從非常趙顏致脯斟酒於前其人貪戲俱飲酒食脯不顧顏子飲數巡已戲終北邊坐者舉首忽見顏在侍立大怒叱曰何故在此顏惟拜之不對南面坐人語北面坐人曰夫人食他一物而有愧色適來已飲他酒脯甯無情乎北邊坐人曰文書已定不可輒移南邊坐人曰借文書看之見趙子壽可十九歲語曰易矣可改之乃取筆挑上顏顧喜之乃語顏曰救汝至九十年活顏聞而喜不自勝拜而回家見管輅語顏曰大助子喜且得增壽於後記取北邊坐人是北斗南邊坐人是南斗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南斗過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矣顏父備束帛鎰金而謝之輅一無所受

晉愍帝時零陵太守趙子元出門見一女子姿容甚美年可十五子元見而詰之曰汝何人之子而敢獨行又無伴侶女子曰我是客人寄居城外拋離父母又無伴侶孤眠獨處有以問之子元不疑是鬼又問曰既無依倚還喜製衣否女子對善製衣子元曰可為我作衣吾與汝錢女曰諾乃使入宅中每作一衣與錢一百文經三年往來

宅內大小惣之或造衣服而多與酬之忽一日來告辭子元憫之與金釵子一枚金釵子一隻細絹二疋女子受得拜辭太守明日必歸鄉里不復來也太守乃使人送出城外別不辭而去行數步倏然不見家人恠之時有人出城便同往尋問約二百餘步見有一家詢訪近隣云是一女子墓不旬日其父母發取女屍於祖父塋內安葬開塚出棺改斂見錢銅無數并有金釵子一隻金釵子一枚細絹二疋甚異之後問其由方知是太守與之太守方知造衣女子之鬼在此時人信鬼神變易不可及

昔隴西有辛道度者游學他方糧食乏盡行至雍州城西五里北見一宅聽館門庭有一青衣女子在門道度飢餒乃詣門下欲求食而過語女子曰僕是隴西人姓辛名道度游學他方糧食乏盡憑女子與報欲求一食可否惟命女子入告秦女曰既遊遠地他方將尋高藝比賢人也可宜命入吾與之語女子出來引客而入道度趨入閣中疑非生人俛仰之間已被召見秦女於西榻而坐道度即稱名而叙起居既畢命度於東榻而坐畢即具飯饌食訖女謂度曰我秦閔王女出聘曹國不幸無夫而亡來已二十三年獨居此宅今日君來願為夫婦君意若何道度曰女所貴戚焉敢乎女即相逼為夫婦經三宿三日俄女即自言曰君是生人我鬼也共君宿契此會只可三宵不可久居當有禍矣然茲信宿未悉綢繆既已分飛將何表信於即乃取牀後蓋子開之取金枕一枚與度為信是貧士悅而受之乃分袂泣別即遣青衣送出門外未逾數步不見舍宇惟有一塚荆棘森天度當時慌忙衝忙走出視其金枕懷乃無尋至秦國既以枕於市貨之恰遇秦妃車遊親見度賣金枕疑而索看語度何處得來度具以實告妃聞悲泣不能自勝然尚疑耳乃遣人發塚啓柩觀之原葬諸物悉在惟不見金枕解體者之情交宛若秦妃始信之嘆曰我女大聖死經二十三年猶能與生人交往此是我真女婿也遂封道度為駙馬都尉賜其金帛車馬令還本國因此以來後人名女婿為駙馬今之國婿亦為駙馬矣

不要卻生否左右聞之奔告統君云扁鵲出門語臣云莫要太子生否君聞之速召而入令活太子鵲乃施妙術用醫太子卻活王大與金帛繒綵贈之辭而不受王曰蒙君妙藥已活太子寡人無所酬之君何不受對曰太子命自未盡非臣所能遂揖而去

劉安河中也少時得病死經三日卻活冥中見天帝命為師可通鬼道未來之事皆預知之河間有一趙廣家槽上馬忽變作人面全家大驚往問劉安曰此大惡也君急歸家去宅三里披髮大叫即可免之廣乃依言披髮大叫廣家中大小一時走出驚怕看之堂內無人堂屋一時崩倒全家得免不損一人乃贈財賄與安重問此災何有安曰堂屋西壁下深三尺當有三箇石柱今已災過慎勿發看若視之必大貧若不看必大富貴此神龍也後廣不依即掘看之驗其虛實果有一物赤色大如屋柱飛出他去後廣大貧一如其言也

昔晉侯有疾漸重無能治者晉與秦國親姻之故聞秦有良醫發使往請秦王乃命緩速赴晉醫緩將至晉國晉君夜夢二鬼相謂曰秦使醫緩來我等何逃若往必當有殺若去亦獲其死二途何適一鬼答曰此事何憂乎我等二人但居膏之上盲之下若我何一鬼又問何者為膏盲而免此難答曰心上為膏盲心下為盲此處針灸不能及湯藥不能至二鬼相喜各居其處旬日醫至察其容候其脉良久嘆曰此病不可療也其疾在膏盲藥餌不可及針灸不能至晉侯聞之嗟曰此良醫也今古罕有遂與白金令還本國晉侯不逾十日而薨矣

後魏洛陽阜財里有開善寺京兆人韋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更納河內向子集為夫雖云改嫁仍居英宅英聞梁嫁白日來歸乘馬將數人至於庭前呼曰阿良卿忘我也子集驚怖張弓射之應箭而倒即變為桃人所騎之馬亦化為茅馬從者數位盡為蒲人梁氏惶懼捨宅為寺

搜神記卷二

王子珍太原人也父母憐愛歎曰我兒立身未曾問學可往定州邊孝先生處習業孝先陳留信義人也廣涉稽

古應對無窮自孔子沒後惟孝先一人領徒三年盡知歸服未有勝者是以四海之內皆往就之學君子珍承父之命即日登途行至定州界內去州三百餘里於路傍樹陰憩歇續有一鬼化為生人後來同與子珍憩歇子珍不疑也乃詰子珍姓氏從何而來復往何處子珍曰父母以子珍寡學遣於定州邊孝先生處學業餘無事子珍即太原王子珍也鬼曰我渤海郡人也姓李名平石父母早亡兄弟異居見平石少學遣往邊先生處求學既得遣行便為同學兄弟子珍曰兄必年長請以兄事之平石曰敬聞命矣遂即同行至定州主人處飲酒食肉盟曰死生貴賤情皆一之誓訖往邊先生處同拜起居先生詰其由即以實告乃受以經業三年以來平石才藝過於先生先生曰平石豈非聖人乎何故聰明朗過某矣今已老耄無能子有何術願示於平石曰某因宿會得事先生所授之業不可知也實以目之一覽更無遺漏亦非聖人也尋以子珍辭義不解即教授之子珍敬之如父畏之如師子珍學業因此得就後有太子舍人王仲祥經過亦是太原人也與子珍同宗便即謁先生追暮延宿仲祥知李平石是鬼及旦與子珍執別語曰某與弟連枝有事不可不說弟今朋友李平石是鬼耳豈非生人子珍曰平石是上聖之聖經書靡不該博先生猶推嘆之何得不是生人乎祥曰我之所論豈言才藝且弟是生人平石是鬼生死殊別焉得為好人哉弟若不信今宿可新葉鋪於席下令卧之弟與別榻且而看之便知虛實弟之卧處其葉即寔鬼之卧處其葉即虛言訖而別子珍乃復疑迨夜一依仲祥所言鋪之及曉果如前說因爾方知平石是鬼翊日咨平石外言兄是鬼物子珍聞此語故洛兄平石曰我寔鬼矣向弟言者是仲祥也弟今既知須話元由昨緣冥司舉我為泰山主簿任職年久業滿合捨此司遷於勝處王銓一人以當其職銓定無之人皆不可乃喚平石云吾觀汝之才量堪赴此任然汝寡學未能該通汝且人間邊孝先生處求業業成早來委汝泰山主簿我恐世懼我即為生人與弟同師不經一年學問已成任泰山主簿二年矣與弟情深眷戀相伴今弟既知固難久處即當分別然有一事須令弟知我前者患背脊痛時為弟父冤家經王陳訴稱弟父殺我生孫食我兄弟果有狀主者容情不

為區斷王見此狀怒不施行答我一百是我背痛王今追弟父親自訊問判入死籍弟今火急歸家看父父若有氣宜當救之但以清酒鹿脯於郊首邊祭我三呼我名我當必至若已氣絕無可救耳弟之學問已成但知努力謀立身之事我當助弟延年請於上帝與弟官榮保無疾病子珍拜辭即便分別子珍乃辭先生歸甯至家見父在床猶有氣火急致酒脯錢財於郊祭之三呼其名即見平石乘白馬着朱衣冠蓋前後騎從數十人別有青衣二人執節前引呵殿而至子珍相見一似舊之時語子珍曰弟可合眼須弟見父珍即閉目須臾之間至閻羅王處門向北而安平石語子珍曰向來將弟欲見弟父今在牢獄形容毀惡不可看之弟父冤家須臾即至着白跣足頭戴紫巾手把文書一卷者即是弟父冤家其人晡時入衙證問今與弟取弓箭於此專候之見來當射之死弟父必活不然難救也言語之間其冤家果至平石曰是此矣宜審射之我須入衙決判是在此他人有疑石入衙視事未幾冤家直來案前陳訴有詞深讐即射中左眼遺卻文書奔走即驗文書讀看却是論父之事珍泣告平石曰射着何處珍曰射着左眼石曰不着要緊處限差更來相訟甚矣然弟宜歸家尋覓冤家殺之弟父必瘥珍曰何人也石曰見有似適來射者即殺之珍當與石言別匆匆不解問得冤家姓名歸舍思石之言不得更見也憂悒之間七日不食家人報失一白公雞七日未知去處眾共尋乃見白雞在架牆上而坐害左眼珍見思此物是我父之冤家也白衣者毛也紫巾者雞冠也跣足者雞足也瞎左眼者所射中也更有是更於何處覓之乃烹作羹以食父因此平瘥珍後受太原郡至漢景帝復拜刺史壽年一百三十八歲而終皆平石祐之故云雞不三年大不六載白雞白犬不可食之害生也

段孝直漢景帝時舉孝廉為長安令孝直志性清慎美聲遠聞直所乘馱駝馬一疋日行五百里雍州刺史梁緯與帝連婚時時見孝直好馬每索之直荅云亡考所乘之馬不忍捨之不敢輒奉伏願使君照悉梁緯因此致恨密構孝直取受贓事乃教下獄不令家人通往直知冤枉不免此難使人告妻曰刺史陰謀欲奪我馬私捏人

訖意欲殺我必死矣嗟汝等幼冲未解申雪我屈死汝各努力但將取紙三百張筆十管墨五挺安我墓裏我自申理不經旬害於獄中致死家人收而葬之仍以紙筆安墓中不經五十餘日遇景帝大會羣臣孝直於殿前上表云天地雖明詎悉無辜之老日月垂照必鑒有滯之人且臣早奉宦途頗彰濟濟慎尋以論迂劇邑稍免瑕玼不謂刺史梁緯心縱貪婪勢連內戚欲臣亡父之馬戮臣枉免之刑上訴皇天許臣明雪若不聞於陛下罔以免此幽沉并刺史梁緯行事三十一條不依法令一一條奏別狀以聞伏願陛下聰明哀臣冤屈景帝覽表讀訖忽然不見孝直甚怪夫宇宙之內有此異事遂手詔收梁緯付獄勘詰事事不虛及枉殺段孝直事奏帝帝勅下將梁緯往孝直墓所斬而祭之仍追贈尚書郎守長安令故語云莫言鬼無身杜伯射宣王莫言鬼無形孝直訟生人此之謂也

秦始皇時有王道平長安人也少小之時與同村人唐叔偕女小名父喻容色俱美誓為夫婦尋王道平被差征伐落陷南國九年不歸其父母見女長成即聘與劉祥為妻與道平言誓甚重不肯改事父母逼迫不免出嫁劉祥經三年忽忽不樂常思道平怨之深悒悒而死死經三年道平還家乃詰鄉人此女何在鄉人曰此女意在於君被父母凌逼嫁與劉祥今已死矣平問墓在何處鄉人引往墓所平悲號哽咽三呼女名繞墓悲苦不能自止平乃祝曰我與汝立誓天地保其終身豈料官有牽纏致令乖隔使汝父母嫁與劉祥既不契於初心死生永訣然汝有靈聖使我見汝平生之面若無神靈從茲而別言訖又復哀泣遂巡其女魂靈自墓而出問平何處而來良久契闊本與君誓為夫婦以保終身為父強逼乃出聘劉祥已經三年日夕憶君成病結恨致死乖隔幽途然念君宿願不忘再求相慰妾身未損可以再生還為夫婦且速開塚破棺出我必活道平審言乃啓墓門捫看之其女果活乃結束隨道平還家其夫劉祥聞之驚怪申訴州縣檢律斷之無條乃錄狀奏王王乃斷還王道平為妻壽年一百二十歲寔謂精實於天地而獲感應如此耳

搜神記卷三

昔周宣王信讒言杜伯無罪王信佞而誅之杜伯曰臣無罪而加戮若死有知臣將上報不越三歲必雪深冤矣王曰汝但努力我是萬乘君王殺汝三五箇之類何有患乎乃戮之經三年餘宣王出獵行至城外山澤之間將欲布獵忽見杜伯着朱衣乘白馬冠蓋前後鬼兵數百當道而來彎弓執矢射王王懼無處避之百僚悉見射中王心王即心痛歸宮至夕而薨故語云凡人不可枉濫冤必至矣

昔隋侯因使入齊路行深水沙邊見一小蛇可長三尺於熱沙中宛轉頭上血出隋侯見而憐之下馬以鞭撥於水中語曰汝若是神龍之下當願擁護於我言訖而去至於齊國經二月還復經此道忽有一小兒手把一明珠當道送與隋侯曰誰家之子而語吾答曰昔日深蒙救命甚重感恩聊以奉贖侯曰小兒之物詎可受之不顧而去至夜又夢見小兒持珠與侯曰兒乃蛇也早蒙救護生全今日答恩不見垂納請受之無復疑焉侯驚異迫旦見一珠在床頭候乃收之而感曰傷蛇猶解知恩重報在人反不知恩乎侯歸持珠進納具述元由終身食祿耳

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飲之亦千日醉時有州人姓平名石好飲酒欲飲於希家却日往求之希曰我酒發來未定不敢飲君石曰縱未熟且與一盃得否希聞此語不免飲之既盃復索曰美哉可更與之希曰且歸別日當來只此一盃可眠千日也石即別似有忤色旋至家已醉死矣家人不知乃哭而葬之經三年希曰石必應酒醒宜往問之既往石家語曰石在石家人皆怪之曰平石亡來服已闕矣希驚曰酒之美矣而致醉眠千日計日今合醒矣乃命家人鑿塚破棺看之即見塚上汗氣徹天遂命發塚方見張目開口引聲而言曰快哉醉我也因問希曰你作何物也令我一盃大醉今日方醒日高幾許矣墓上人皆笑之被石酒氣冲入鼻中亦各醉臥三月世人之異事可不錄乎

莫鬼書

搜神記

李信陳留信義人也為人道孝善事父母年三十八忽夜夢司命使鬼使取信至閻羅王殿前王即勅有所司依處

分信啟王曰少失父母編居今既命終不敢有辭哀信老母無人侍奉伏願大王放信侍養待母命終之日與母同來王聞此言亦甚哀愍如斯孝道足可延齡乃乃鬼官檢信母壽年九十九有二十九年亦可於放鬼官對曰只如信之徒世間極有今若放此後者舉例請下本司定罪輕重取旨王依鬼官言還令定罪鬼官怒曰無知越詭亂我憲章乃令鬼使擒付鑊湯煮之鬼使提信手捉拋入鑊湯方入湯中身首已爛王忽念之言曰此自孝浮世罕聞且令放還以旌孝行不復召鬼官議之命鬼使喚信聞王嘆信必知放還乃令湯中拽出見信首面浸爛鬼使忙怕恐王怒之乃取一胡人頭與信曰王今喚出必放汝歸若見汝容貌壞爛必不放手也今且取一胡人頭安之所以得還見王之時宜低頭應對不許忽忽若放汝歸卻來與汝別覓一端正頭安卻信聞放還忻喜唱喏而受之既至王前便勅鬼使還歸不得更經本司鬼使唱喏不敢再返亦不暇於鬼使處換頭忽然卻活夢覺以手摸頭面却是胡悲啼懊惱語其妻曰汝識我語音否妻對曰今異也聞君一音是汝一音是胡何也信曰我夜來甚有異夢汝若天曉起可將被覆我頭面使人見若欲送食致我床前閉戶而去我自取食其妻依言以被覆之至飯時忽思其語何有此事乃撥看之見一胡人臥在被底其妻走出告姑曰阿婆兒夜來不知何故變作一胡人在新婦床卧姑聞此語豈有此異事乃令將棒來揭被見之驚異便打信數十分說不及以打損頭面鄰里聞之求問其故信方話其始末始知其真兒抱頭大哭妻亦哀號鄉社以狀聞州州以狀奏帝覽表嗟嘆自古至今未聞此事雖是假胡人頭孝心通乎神明可拜信為孝義大夫仍賜束帛養親悲夫神感之矣乃見如期

昔高辛氏時有房王作亂憂國危亡帝乃召募天下有得房氏首者賜金千斤分賞美女群臣見房氏兵強馬壯難以獲之辛帝有大字曰盤瓠其毛五色常隨帝出入其日忽失此犬經三日以上不知所在帝甚怪之其犬走投房王房王見之大悅謂左右曰辛氏其喪乎大猶棄主投吾吾必興也房氏乃大張宴會為犬作樂其夜房氏飲酒而卧盤瓠咬王首而還辛見犬啣房首大悅厚與肉糜飼之竟不食經一日帝呼犬亦不起帝曰如何不食呼又不來莫是恨朕不賞乎今當依召募賞汝物得否盤瓠聞帝此言即起跳躍帝乃封盤瓠為會稽侯美女五人會稽郡一千戶後生三男六女其男當生之時雖似人形猶有犬尾其後子孫昌益號為犬戎之國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只今土蕃乃盤瓠之孕也

昔武王時雍州城南有一大神樹約高十丈周迴一里蔭其地土人民悉奉四時八節章羊負酒祭祀不絕武王出城見眾奉獻王言此樹神何須損我百姓乃以兵圍正欲誅伐之乃有神飛沙走石雷電霹靂武兵起眾反解星分無令得近時有一人被傷損脚去樹一百步卧地不能自去迨夜有一人着朱衣乘馬與樹神曰朝來武王伐子不有損乎樹神曰我雷公飛沙走石傷武王兵士見之星分不敢近我我威力如此赤衣人怒曰我教武王兵人用生朱塗面披髮着朱衣亦繩縛之道反百匝以斧伐之豈不損乎樹神默然不對赤衣人忽然縱轡而去至明軍人向鄉中父老語之以狀聞王王遂依其言用物以斧伐之並無變動伐樹將倒樹中流血變作一特牛向址中走入豐水中故樹精百年化作青牛後人學之用灰及赤

搜神記卷四

燕惠王墓上有狐狸已經千餘歲神變無比世罕有之聞晉司空張華博學多才狐狸化為一少年書生才容奇美乘馬而出墓前過去華表神謂曰子欲何之狸曰我聞晉司空張華博學多才今欲詣門與之談論木精曰張司空之才難可比也若去非但喪汝二軀我亦遭累狸曰縱伊廣覽豈能勝子終為之而旋無累子矣木精曰實謂自貽伊戚其可乎不取吾言終有悔日狸不答而去乃持刺謁華華引入談論三日不屈華甚疑之此必妖也乃掃榻延留留入防禦時雷孔章來訪華華以書生白之比必妖異孔章聞此語忽然大笑曰公為國之棟梁吐食納士賢者進用不肖者黜退何故妬賢嫉能不以己之不才而言人之妖異如此為天下笑耳華羞於防衛勿遣東西孔章曰若疑之何不呼獵犬試之乃命犬已試竟無憚色狸曰我之才智天地產之反以為妖以犬試我遮□□

漢魏書

搜神記

千思萬慮其能為患曰華聞益怒曰此必真妖也乃曰是百年之精獵夫見之即變若干年之妖以千年神木火照之即變章曰千年神木何由可得華曰世說燕惠王塚前有華表木已經千年發火為使往取其木使欲至木所空中有一青衣小兒來問使曰君何來也使曰張司空忽有二少年多才巧辭疑是妖異使我取華表照之青衣曰老狸不智不聽我言今日禍已及我其可逃乎乃發聲而泣倏然不見使乃伐其木木中血流使將木歸照之其精乃變華乃烹之

漢時東華郡陳司空死經周年忽然還家在床而坐約束子孫與平生無異飲酒食肉閑論幽冥事歷歷來往不一專事惑婦子孫致敬無異生前忽一度還家飲酒醉臥在床子孫敢近前審窺元是村中沽酒之家老夫也從此便無蹤由

王莽篡漢平帝位一十八年德行不合乾坤國祚將改忽於南陽市中生一肉塊斫刺不入詔令載歸殿前召荆房息來問曰殿前生此異物為何祥房息對曰臣不識有費長道通人也能識之莽遣費長道使發數日房息曰臣啓陛下費長道至必言不識陛下但言卿既不識何故城東門外下馬仰天而嘆也須臾長道至帝問何物對曰荆房息向言不識臣何知之帝曰卿既不識何故東門外下馬仰天而嘆道曰臣嘆荆將軍推死與臣帝曰卿但實言勿隱朕不罪卿道曰既奉進止敢不遵承此物一名肅二名伏中有鐵券長三尺六寸道王家哀劉家再興莽曰如何得見道曰須得七歲女子尿之可開也莽依言果然邇後光武中與斯實微矣

昔太祖年七十只養一子年十三而天太祖與夫人晝夜悲泣不止夫人忽一夜夢見亡兒來謂母曰某今差在泰山五百日驅使苦無暫休今泰山府君取周王為嶽宿阿娘可為兒囑王安兒於樂處免有驅役言訖洒涕而別其母睡覺悲不自勝太祖問有何故具以事白太祖曰夢以想成生死殊道漠漠然何可憑也翊日晝寢復自夢見亡子曰昨日請阿娘咨告如何卻以為無憑也既若不信但看周王三月十八日必死若不死即虛也太祖夢覺信

之明且喚文王來語曰朕昨晝寢夢見亡子云被差向泰山府五百日驅使今泰山府君取卿為宿今夢想之頃朕亦不信儻如所夢卿即方便安兒於樂處周王曰短長之數豈可逃乎然念永別清朝將辭昭代已審聖旨豈敢違命泣涕交下哀戀久之太祖乃賜王絹十疋以贖亡兒果於三月十八日卒經十餘日太祖又夢見兒顏色和悅謂父曰蒙託父王文王任所職遷兒於泰山府錄事參軍下監印差帝南人代役仰荷君恩敢不上報太祖夢覺喜而復悲即發人往問帝南人死虛實使回云亡經十五日事驗有實方知鬼神之道昭然不可謂之無矣張華為豫章太守善易卦明於政刑下吏罪人畏之不敢犯令或當死者悉放歸辭父母時有一人犯盜處死剋日欲誅放歸辭別限滿赴州就刑其人在路號哭經趙朔家趙朔問何故哭答曰某拙謀為盜犯法當死昨蒙太守給假辭父母限滿赴州就刑所以悲泣朔曰何不逃去答曰使君明於易筮前後逃者皆獲得是以不敢違日朔曰汝不用哭吾令汝生但用吾計自當獲免汝可取三遍到行渡河即取竹筒盛水三尺長安於腹上仍黃沙中卧經三日然後可還終始擒汝不得也其人一依朔言至假滿法司怪久違限乃以名聞華乃觀易六卦成斷曰何故腹上水深三尺背卧黃沙此人必投水死更不用尋也此謂之善易其人經一年改名姓處於鄉里既脫其死即賚重賂酬於朔朔一無受焉

昔泰山皇帝召募諸方秀士遣司徒崔皓試之問其妍否皓見雍州秀士陳龍文多言巧辭乃嘆之曰子姓陳與陳恒近遠龍文應聲答曰龍文與恒還如公與村間密相似崔皓憾之異日策問龍文曰鷓鴣何以食母弱水何以西流武王何以伐紂龍文並皆不答皎落下不第龍文上表稱崔皓位正三台治司萬物不能以風化下而將逆事問臣以臣無能俾令下第伏乞陛下聖造親試否臧表至帝召皓詰之皓曰龍文無藝何以堪之帝乃自召龍文問其試目對曰崔皓何不問臣慈烏返哺而乃問臣鷓鴣何以食母何不問臣百川歸於滄海乃問臣弱水西流何不問臣伯夷叔齊讓國乃問臣武王伐紂所問三條皆是逆事臣恐崔皓有異志也臣是以不答帝召皓問之

皆如其說乃封龍文為上卿故諺語云巧言以免責此之謂也

漢武帝與越王為親乃遣東方朔泛海求寶惟命一周迴朔經二載乃至未至間帝問左右朔久而不至今囊中何人善卜對曰有孫賓者極明易筮帝乃更庶服潛行與左右賞絹二疋往卜叩賓門賓出迎而延坐未之識也帝乃啟卜卦成知是帝惶懼起拜帝曰朕來覓物卿勿言實曰陛下非卜他物乃卜東方朔也朔行七日必至今在海中面西招水大嘆到日請詰之至日朔至帝曰卿約一年何故二載朔曰臣不敢稽程探寶未得也帝曰七日前卿在海中面西招水大嘆何也朔曰臣非嘆別事嘆孫賓不識天子與帝對坐因此而嘆帝深異之

世說云五郡之人各是異財而逢喪亂常山一人安定一人襄陵一人博陵一人悉皆孤獨俱行衛國同至樹陰因相問姓名各言離亂已而惻然相謂曰我等皆無骨肉今日幸得聚會亦天然也可為兄弟已否眾曰諾因結義為兄弟長字仲伯次名文仲次名季仲次名叔仲次名雅仲五人相將詣衛國市中見一老母孤單告乞五人收養侍奉敬如事親母孝心無二已經三年其母遇疾五人憂愁不能寢食母曰吾是并州太原人董世臺之女嫁同郡張文賢為妻任北海太守因遭荒亂文賢早亡葬在太原赤山之下八塚同行東頭第一塚是賢塚吾死後汝等若能與我送葬到塚側吾平生之願畢矣吾遭荒亂之日有一子姓張名遺年七歲胸中有七層足下有通徹之紋父喪因流浪相失汝等宜思記之他日有如此子即我子也宜語我之由言訖而卒五人扶喪至太原忽叔仲橫被朝歌令禁繫時有一人走投太守言養母之狀述并葬之由太守曰汝何姓氏具以對之因語男之形狀太守聞之號哭擗地比吾母也吾以幼小兵革離亂母子相失迨今又哭之乃發使往朝歌迎喪并具表奏聞於魏帝陳其流浪之由并述五人孝狀善其人義重可以旌之各為太守仲伯河中太守文仲河東太守叔仲河南太守季仲河西太守雅仲河北太守并購贈張遺母喪追封太原縣太夫人仍遷張遺為魏府都護噫孝心感應可泣千古搜神記卷五

昔晉使孺臨政而戮趙同趙括及季年將疾見天屬鬼披髮及地搏膺面踊怒目大叱晉公曰殺余之孫絕而余祀令我不得享由爾使然何不義之甚也余得訴於上帝矣今日之冤必雪復何逃焉乃壞大門及寢門而入似縱擒之狀公大駭避於室內及壞其戶將欲入公曰戮子之子孫又何干我也鬼曰致余不食因爾之由何謂不干我公曰請立祀可乎曰不可其已暮矣然請於上帝候爾來證知言訖不見晉公染疾不期月而終悲夫冤結之事不可為也今之君子得不慎歟

趙明甫天水人也名仁美選三傳擢第授江表太興縣尉累以政聞遷授浦縣令仁美素曉三命能自知官祿壽常謂人曰余官不過邑長壽不過六十歲今吾五十四歲矣其不遠也然余有一女未適人此為急務即請人於屬邑中選有德行學業者配之未會間有日者經過乃趨謁趙令因語令之祿壽如仁美之言令曰某亦自知耳然一女子未從人有此未了餘則無事也未選得女婿間先為女子覓一女僕使忽一日命掃庭忽涕淚令曰何故女僕曰某姓王父嘗為此邑令某生此縣中因喪父母不覺涕淚交下令問其父名曰名德麟令思之乃是親戚因即慘然又曰何至如是女僕曰卅角之時遭兵革亂離之苦被人掠賣一至於斯令乃謂其妻曰彼我女不憂不嫁遣且輟吾女粧奩之且死嫁之乃與眾言曰某近認得一姪女今先聘人俄擇邑客有善者從之其所生之女卻未嫁之忽一日經過善相人復謁於令見令大駭曰昨觀君容其命將殂今日觀之福祿與壽未可言也莫是在政別有異能不然雪冤亂之事方可獲此果報令曰某則守法清廉固無出入生之事曰必然之理請細籌之令曰某別無能改因語嫁僕之事答曰只此便是更何求之乃賀令曰此祿壽長未可測也是知陰功及物當世有增延壽祿後人觀此胡不動心乎

彭蠡湖側有鄉人李進劬者以販彭蠡湖魚為業常以大船滿載其魚於金陵及維揚肆中積有年矣一旦復販魚於金陵夜泊三山之浦其夕風靜及澄月色如畫進劬乃步於岸側聞船內有千萬人誦經聲勦驚而異之伺聽

於岸其音清亮非常勅即登舟察之乃船內魚耳進勅曰由我鄙見販易衆生輪迴之身不可測也因悉放魚於江中臨放魚時言曰諸魚既各通靈他日某若困苦敢希方便垂恩矣由是改業販鬻荻薪數年之間大作薄筏載薪於金陵貨之未到間值大風吹溺牌筏一時沉沒惟進勅墮於江中不溺足下如有所履俄而吹風馳竹數竿至於進勅身側進勅扶此竹而獲稍其濟乃見大魚數百頭於進勅足下乘之及有竹頭共拽竹而行于時到於洲乃得登岸回顧諸魚各已散去至夜不得渡江即栖於洲上將更深矣進勅即獨坐愁苦兩淚迸灑嗟身之蹇蹟一至於茲忽見荻叢碎鏡中光芒進勅即以手摸之獲金二斤乃袖於懷中愁悶頗息俄見一人者白衣向波心踴立謂進勅曰朝來得存性命及獲金乃於前者所放諸魚今各報子恩也言訖不見待旦即有魚數十頭又拽一葉舟來棹棹俱備進勅因得及岸而歸矣余守齋佛書見論十天子報恩何異於是乎

昔楚僚至孝內親早亡敬事後母終身不失忽母患一腫成癰形容日悴人皆不識僚砍呼醫師針灸恐母痛難忍自以口於母腫上徐吮之其腫自熟血流出迨夜即得安寢乃夢一小兒語母曰若得鯉魚食之其病即瘥可以延壽若不得鯉魚食死矣母覺而告僚僚聞之悲慟無計仰天嘆曰我不孝今是十二月凝結之日何處求之僚即抱而哭我如何失母去得行坐悲能願天効靈乃脫衣上水卧之有一童子決僚卧處水開送鯉一雙與僚僚得之喜悅將歸與母食之其疾即愈延壽一百三十三歲蓋僚至孝感天神昭應如此

昔吳王孫權時有李信純是襄陽紀南人也家養一犬字曰黑龍愛之猶甚行坐相隨飲饌之間皆分與食忽一日與城外飲酒大醉歸家不及卧草中時遇太守鄧服出獵見田草深不知人在草中醉眠遣人縱火焚之信純臥處恰當順風犬見火來乃以口拽純衣純亦不動臥處比有一溪相去三五步犬即奔往入水濕身走來臥處週迴以身濕之火至濕處即滅獲免主人大難犬運水困之致斃於側俄爾信純醒來見犬已死遍身毛濕甚訝其事因觀四迴覩犬踪蹟因爾慟哭聞於太守太守憫之曰犬之報恩甚於人人不知思豈如犬乎即命具棺槨衣衾

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塚高十餘丈

搜神記卷六

元嘉中有道士徐敬平隱居終南山中道德尊重人皆欽之然通法術逆知吉凶前世之事歷歷可聞時有上大夫只養一女年可初笄乃世之極色也憐愛頗甚乃名曰金英徐敬平忽然一日閑遊之次經過王大夫宅門見宅上有宿世冤讐怨氣亘天敬平曰此誰宅閻者曰御史王大夫敬平曰大夫在否答曰在可與余報之云終南山徐啟平有切事欲見大夫閻人入告大夫聞話令升廳俄出見之平曰勿訝造次起居然有事欲白未知可否答曰望示及平適覩大夫宅上有宿世重讐欲伺其便而報之大夫知否對曰非尊師胡為知之某凡俗肉眼豈明此事乎曰請童僕男女等遍觀之皆言不是又曰宅上更有何人大夫曰某有一女小字金英幼小憐之頗能羞難乎曰只此小娘子便是大夫之冤家矣可令出來大夫將謬言令夫人召來夫人即往喚之已見其女局其房門面壁而坐歎曰我之宿世冤結方欲伺便報讐無賴道士顯我世事夫人聞之驚告大夫大夫惶懼計無所出乃禮敬平曰此宿世冤對相見如何脫免乎曰此小事答曰倘蒙師尊慈恩特垂救拔以生此門何以報之又復再拜平曰勿在多言即為却遣與大夫變却取索水一盆劍一口左右手秉之隨大夫至閣內令可開門金英曰是我之冤於爾何事乎曰道門以救拔為功濟人為上曷不速變安用多言乃步罡訣呪以水喚之呪曰速變本形無更居此呪訖令備棺襯遂巡而至平乃開門視之已化為白骨即令左右斂之致靈車誠曰可送出都門行十里餘遇大林木中棄之急奔勿更回顧左右依言送出都可十里來望果有大林便安其下急奔而歸回至都門方始回望見大林紅焰亘天悉為爐大夫驚哭拜謝與夫人仍備珍寶財帛酬之悉不顧而去

昔晉太子申生仁孝而遇驪姬之譖縊於新城及晉惠公復國乃謚太子曰恭葬以太子之禮期月太子御臣狐突過下國而遇太子申生於途太子命突登車而御之告突曰夷吾無禮而彰先君之惡余得請於上帝矣將以晉

國與秦將祀余突曰臣聞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令秦祀君豈不謬乎且民何罪而致亂亡宗廟何故而
不血食請圖之太子曰諾待吾復請於上帝七日可往新城西偏於巫者之家見我焉突曰諾倏而不見凡如夢醒
突復依期而往又遇之告曰上帝許我罰有罪矣夷吾其斃於韓言訖而沒其後秦伐晉晉果敗於韓地而獲晉
侯悲夫申生為人之子孝之至也於死孝心不忘耳改葬封謚彰先君之不德矣寔不欲父成其醜子受其美哉昔
德化張令家業蔓延江淮間累金積粟不可勝數精浦歸京僕馬壯健囊橐敦厚常先一程致頓海陸珍美必挈而
行至華陰僕夫施幄幕陳饋俎既竟庖豕炙羊始熟有黃衫者一人據盤而坐僕連叱神色不撓店嫗曰今五方戈
羅之輩橫行關內此其流也不可與競僕夫方欲求人以責之而張令至具以事告令曰容之勿逐也乃揖而問
曰來在何方黃衫者不言但唯唯耳促暖酒酒至令以大金盤飲之雖不謝似有愧色飲訖顧多羊目不暫捨令自
割以勸之至盡黃衫者面未有飽色令又於大盒中取餅十四五枚以餒之允飲二升餘酒既醉謂令曰四十年已
前曾於東店得一醉以至今日令甚訝之乃動問姓名曰某非人也蓋冥司送關中死籍之吏耳曰可得一觀乎曰
窺亦何患於是解草囊出一軸其書云泰山王者牒金天府第三行書云貪財好殺前德化縣令張某即張君名
也令見名泣告使者修短有限誰敢惜死某年始強壯不為死備家業浩大未有所付且有術得延其期某囊
中計其所有不止數十萬盡可以酬之執事使者曰一飯之恩誠宜報德百萬之賜噫又何用今有仙官劉綱者謫
居蓮花峯下唯足下匍匐徑往祈求奏章除此難為無計也吾聞昨金天王與南嶽博戲不頃為被逼逐足下可
詣嶽廟厚以利許之必能施力於仙宮縱力不及亦得路於蓮花峯下不爾即無計矣於是徑往觀荆榛蒙密川
谷阻絕杳無能往令於是齋牲牢馳獻嶽廟又以千萬許之直往蓮花峯下轉乘南有一菴堂見一道士隱几而坐
問張令曰腐骨殘肉魂亡神耗者安得至此令曰鍾鳴漏盡露晞頃刻竊聞仙官能復精魂於枯骨致肌肉於朽屍
既有好主之心豈無章奏之文道士曰吾勝其漢朝權臣一奏便謫居此峯今復何得欲陷吾為寒山之叟乎令

哀請懇切仙官神色甚怒俄爾有使者貫絨而至則金天王扎也仙官覽書笑曰關節既到難為不應召使者反報
曰莫又違上帝譴責不乃啟玉函書一通焚香再拜以遣之經時天符乃降其上署徹字真仙復焚香再拜以啟之
書曰張某竟有祖宗竊假名位不順禮法苟偷官榮而又鄙僻多藏詭詐無實百里之任以是叨居千乘之富實因
苟得令按罪以實待戮餘魂何謂來章延求厥命但以扶危拯溺者大道所向緩刑有過者名門是宗狗爾一吐全
我私貸若其悛惡恕乃自新貪生者量延五年奏章不能書罪仙官覽訖謂令曰凡大人壽可數百歲而已喜怒哀
樂役心之源愛惡嗜慾伐性之根而又揚已之能掩彼之長顛倒方寸頃刻萬變神倦思怠難全天和如彼淡泉汨
於五味欲致不壞其可得乎勉道歸途無墜吾教令感拜辭舉足已失所在復尋舊路稍覺平易步十里餘見黃
衣使者前賀曰將欲奉報願知姓名鐘名生為宣城脚力夜卒於華陰乃為幽冥所見遞符之役痛苦如舊令曰
何方以免報事之困曰但酌金天王願請置子為閻人則吾飽神盤殮矣符已違半日莫及淹留便乃揮別入庄
南栖樹三五步而沒是張令馳車華陰決東歸之計酌金天王愿所費二千乃語其僕曰二千可贖吾十舍之資糧
矣安有受社於上帝而私於土偶人乎明旦乃乘而東去旬餘至偃師是夕至於縣館見黃衫吏責牒排闥而進叱
吏曰何虛妄若是今則禍無所逃孽不可逭由爾償三峯之願不決俾吾酌一飯之恩無終悞然痛如螫蟄言
訖失所在頃刻張令有疾乃留遺書於妻子未盈半幅而終悲夫貪陰財貨而輕生是忘大德而背前言如斯欲延
厥命其可得乎茲卒宜哉後之人可不慎歟

搜神記卷七

昔僧志平河朔人也三五步罡持清潔飛行不衣紗縠唯着布衣行歷州邑不住城中寺宇惟宿郭外山林至絳州
城東十里夜宿於墓林下月明如晝忽見一野狐於林下將枯骨鬪髀安頭上便搖之落者棄却如此三四度搖之
不落乃取草葉裝束於身體逡巡化為一女子眉目如畫世間無比著素衣於行路立猶未定忽聞東北上有鞍馬

行聲比女子便作哭泣哀悲不堪聽俄有一人乘馬而來見女子哀泣下馬曰娘子深夜何故在此意如何僕願聞之女子掩泣而對曰妾住易州前年為父母聘於北門張氏為新婦不幸妾夫去歲早亡家事淪落無所依投尊堂遠地豈知此孤苦妾思父母心切擬歸易州緣女子不悉路途所以悲恨若何問之使人曰適將謂女子哀怨別事某不敢言若要還鄉亦小事某是易州等職昨因差使今却返易州娘子若不嫌鞭馬稍粗僕願輒借便請上馬赴前程女子乃收淚謝曰若能如此負戴德何可忘也言訖請娘子上馬之次志卒從墓林而出語軍使曰此非人類是妖狐化之軍人曰和尚莫謾語相誣此女子志卒曰君若不信可住少時當與君變却軍人曰是寔否於是志卒印口誦真言振錫大喝何不速變本形女子悶絕而倒化為老狐而外鮮血交流枯腦髓草葉尚滿其身軍人見之方信是寔遂頂禮再拜嗟呀而去

張安儒東洛人也其家大富賈販淮南永和年中自廣抵於洛下既至而患瘡發使至陸渾召命子子聞父疾星夜奔至洛陽不逾旬安儒身歿男女哀擗未及棺歛忽有一女子縞服重戴莫覩其面自門而入僕使借問亦不應直至屍前不去帽乃盡哀泣其聲清怨傷切不勝男女親媼驚愕莫測其由須臾棄其帽見之乃醜胡女鬼也親姻皆奔走但看之此鬼乃開其門須臾闔堂內與安儒屍言笑又飲酒饌歌樂食頃逡巡又聞厲聲啾啾及相打歐擊之聲良久方靜至暮安儒子與親戚家僮開戶看之見其屍與胡女俱化為灰矣

李楚賓楚人也性剛傲以政獵為志凡所出獵無不大獲時有董元範家住青山母常染患晝日安靜夜間却發背如刃刺兼歐打相似不堪其苦經一載以來元是醫藥針灸並無救時永明中有善易者朱邯歸豫知路經元範舍遇夜未宿元範母至三更已叫喚如被拷打相以至曉間元範曰太夫人何病如斯元範曰母患一載醫藥無效莫知其患來處朱邯乃作卦者之謂範曰君今日來合遇其人正未時有一人持弓箭來須具衫服於道側伺候求見即須致敬懇求再三留宿此必救得君母之患及驗其苦之源也言訖告辭而去範乃依言具衫服於路候

之果見李楚賓持弓箭游獵範見便叙寒温乃屈楚賓願過敝舍無見外也楚賓曰我今游獵一物未獲何苦相留日勢尚早不可宿也範具說母疾云有一日者指引君子令邀上宿必愈母疾楚賓即往便坐範其酒饌飲之乃安楚賓於東房宿此夜月明如晝賓至二更以來乃出房門徐行忽見空中有一大鳥飛來向母房上將嘴便啄忽聞堂中痛楚難忍賓心口思惟此鳥豈是妖魅乃入房中取弓箭便射之連中數箭其鳥飛入堂中痛聲即止及旦賓向範曰某昨夜與君母除疾言訖範曰如何除得某昨夜至更出戶徐行忽見一大鳥渾身朱色兩眼如金飛向堂中將嘴便啄乃聞夫人痛聲某取弓箭射之連箭飛去堂中聲便止範聞之再三驚喜相隨遂宅尋覓竝不見物忽見確柱上有兩隻箭所中處皆流血範以火焚之精怪乃除母患自此平復如故持絹一束與楚賓不受而去

李汾越州上虞縣人也性悅山水乃居四明山山下有百姓張老莊其家大富好養豕積年不宰而縱之永和末中秋月圓李汾步月中庭撫琴自適忽聽外有人嗟嘆之聲或言或笑李汾不測其由詰曰何人夜久至此山院女笑曰惟好秀才之妙聲汾開門而看之見一女端正無比惟覺口帶高緇黑色汾問娘子莫是神仙子女對曰非也兒是此山中張家女今夕父母作客東村竊來奉謁希無見責也汾欣喜謂娘子曰不棄荒居便請升階言訖女子乃上階煎茶言笑相謔汾莫能及下惟背燈琴瑟已盡忽爾晨鷄報曉女起告辭汾戀慕惜別即偷女青檀履子一隻藏衣籠中汾恍忽睡着女撫汾悲泣求覓履子願無留此今夕再期若收之妾身必效今拜謝君子幸無留汾竟不與而睡其女號泣而去汾驚而覺不見其女只見床前鮮血滿地汾心異之乃開籠觀其履子已化為猪蹄殼乃怕懼不已尋血下山直至張公園內其猪還見汾來瞋目咆哮已而汾具以前事告於張公公聞之驚怪遂烹之汾乃棄此山院別遊他邑矣悲夫妖怪之事顯然蓋惑之道彰爾假人之形

搜神記卷八

永平年中有司勳張員外者早著名顯常以詞舌過人同輩莫不畏憚而祿秩不能榮進及懸車之歲有子四人名德雄邁位列清近司勳忽患舌腫頰更出於口外其大如斗瞑目而喘殆不延於頃刻子弟憂迫集議以此疾狀古方無錄人不知識宜於名僧道士求以異術治之冀必有效諸子乃是易服章敬諸佛寺道觀遍以疾狀訪於識者適遇老僧謂曰即君不知業報乎蓋扶持員外行於坊市多人之處明其疾狀博以求之何慮無人識者諸子喜納其說乃徒步奉輿而行於東市中有一叟鬚眉皓白而顏若嬰兒見司勳之病驚曰吾平生善條此疾今幸年九十八矣方始一遇大喜願以治之諸子拜泣而隨叟曰吾於宣平東門愛一小宅乏於財貨而不致即君即為吾治之其家亦久欲賣倘兼備以器用帷帳見待其宅不逾三十萬諸子遂便求訪果有即時買之叟有妻來要質貌開雅年若十八九許卓毅蒙首絳繒束腰曾無粉黛之飾髮澤淨光彩照人與叟同赴新第期明晨待司勳至諸子鋪設茵褥幃幔饌具無不精備叟亦極喜諸子及曉侍司勳至叟前迎之今其妻燃新具鹽酪叟請曰諸郎君宜以靜伺遠立無至憂擾叟乃捻司勳痛舌有豚懸於舌根下以金刀斷之後於絳囊中貯藥取少末而封焉其舌重五六斤叟令其妻鬻而炙肉灼之膏滴中香氣盈室司勳忽開目曉津所疾即愈叟共來妻相勸食其炙須臾而盡諸子狂喜候問司勳云只憶初得疾時後不省矣適將欲悟忽聞父香綏而思食咽液而差我不能曉其由也請進數餅餅若不有疾叟曰疾既愈矣請諸郎君侍司勳回宅司勳謝曰此疾非老丈神術治之即無恙矣感戴恩德何日忘之叟曰某志在斯疾幸恆平生之願何可言哉既歸諸子持金帛奴馬詰旦來獻於叟但見遍鎖其門器用帷帳之具一皆在焉悉不將去惟叟於妻莫知所往諸子奔回具以事告司勳舉家號泣焚香信敬之方悟神仙來為治疾識者曰司勳之疾得不為多詞之咎而斯病誠諸後之人豈不慎歟

虞鄉獵人張可思多力射每逐獸入山經絕壁下雪中尋鹿險阻絕遠忽見人蹟踐履絕異驚愕久之即宛其蹤人危僻窮途踏盡抵一崖一人攀緣分明歷歷可思命懷驚異因又登一崖乃有傍引大枝橫構岩上視其人已度

可思亦隨度廣平顯敞不類山中俄至洞側見泉周石塔塔下葦簾中有大石堂堂內烟火薰灼烹爨甚宜可思詣前適見自外者負鹽一囊約百許斤致之厨下滌袴濯足因邀可思就火俄聞聲聲皆曰諸直登堂矣即遣可思拜謁可思就昇甕金人玉人在左右而身長丈餘皆衣鶴氅儀嚴美聲音朗暢皆謂可思曰何出至此昊天可思即述其來遂坐可思於地遍問人間之事既而謂可思曰爾可記吾短章傳之於代亦可稍增其壽詞曰天清地甯人獨營營名利奔迫喜怒哀爭思承厥壽彌叟其身向不絕欲端守爾精言訖謂可思曰可速歸舍無滯於此當有遣責可思聞語便即拜辭於是命負鹽者送出即尋舊徑而歸他日可思復來道途乘矣永熙年中青州從事檢校尚書兵部郎中王宗仁者羈遊河北時僕射卒公鎮守宗仁與李公有族兄之分而接之甚厚因語鬼神之事而李公謂為冥昧有無難測宗仁曰有可信矣何疑焉如要明之使可立頃召至李公因所請之宗仁曰公所率意暗書逝者名氏識之付某當即遣召公先從郡中大將從兄弟免學陣傳射時免始亡公方軫念即密書其名氏以付之宗仁乃命香火迎風而嘯遂以其名就焚于爐良久向門驚視速起揮揖曰在左右間當為通報因謂公曰不令輕召大將宜速備酒食盡敬辭謝之公如其言致敬久之乃曰幸已去矣必欲見者可更召平賤之輩縱來無害也時公宅內新喪青衣因書其名字付之要當見矣宗仁復命香火迎風而嘯即以其名就焚於爐火頃刻笑語公曰如此老婢追之何爽公大奇之因命詢問幽冥之事宗仁曰固不可泄泄之當兩減其算耳久而遣去宗人常語公曰某終當為國相但得石勒劉聰為主非若三台之正位也其後宗仁以青州倅主人卒後因為隴右公納之賓僚尋僭號而宗仁為左丞相矣竟如其言

淫之北鄙人李德用穡衣食自給元嘉中年元夜有二盜踰墻而入皆執利刀德用不敢枝梧而室內衣裘遺無有德用一子名阿七甫六歲方眠驚因斗有賊為盜所射應弦而斃德用慮外有二驢紫色亦為擄去遂明村人集聚共商量捕逐之路俄而阿七之魂登房門而號曰我死自是我命那復多痛所痛者永訣父家耳遂怨泣从之

隣里會者五六十人皆為泣涕因曰勿謀反遂明年五月當自送死乃召德用附耳告之名氏仍期勿洩俄春作將至德用謀生汲汲無容加意泊麥秋德用有麥半頃伺收拾晨有二牛踐踐狼藉歸過里中曰妾女傷暴我苗我已繫之牛主償責以購不爾吾將詣官焉里中共往視之皆曰此非左側人之素蓄者也俄有二客至曰我牛也昨暮奔逃不虞至此所損之苗請酬陪價而歸我畜焉里人共謂問所從來買牛契書其用乃紫色驢交致焉德用即語阿七所言及詢姓名乃皆如阿七所報因即縛之曰爾去冬射外吾子盡吾財者人也三盜相顧不復隱曰天也命也死不可遣即述其故曰我既行劫殺乃北竄甯慶之郊謂事已久因買牛將歸歧下昨牛抵付北二千里徘徊不進伺夜黑過此既寐夢一小兒五六歲許裸形亂舞紛紜相迷經宿方晤及覺二牛之糜紉不斷如被解釋則已寤矣

識

右于寶搜神記八卷隋唐志並作三十卷按晉書本傳寶以父婢復生及兄病氣絕復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為搜神記凡二十卷以示劉俊悅曰卿可謂鬼之董狐則是書實二十卷其以為三十卷誤也今叢書本祇存八卷固為殘缺毛氏津逮秘書乃有二十卷當為本足然亦非原書也蓋原書雖統論鬼神事仍各有篇目如水經注引張公執事云出于寶感應篇荆楚歲時記又引于寶變化篇必皆原書篇名而毛本皆不見此體例故其書前後亦無倫次特較叢書本為完善耳今既祇就叢書本校刊未及參毛本訂正故為發其凡於此若其中有後魏時人宋元嘉齊永明中事及唐時州名識者類能辨之故不復云汝上王謨識

搜神後記卷上

晉陶潛著

廬陵劉翊校

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遼集城門華表柱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塚壘遂高上冲天今遼東諸丁云先世有升仙者但不知名字耳

嵩高山北有大穴莫測其深百姓歲時遊觀晉初嘗有一人誤墮穴中同輩其儻不死投食于穴中墜者得之為尋穴而行計可十餘日忽然見明又有草屋中有二人對坐圍棋局下有一杯白飲陰者告以飢渴某者曰可飲此遂飲之氣力十倍某者曰汝欲停此否墜者不願停某者曰從此西行有天井其中多蛟龍但投身入井自當出若能取井中物食墜者如言半年許乃出蜀中歸洛下問張華華曰此仙館大夫所飲者瓊漿也飲食者龍穴石髓也會稽剡縣民袁相根碩二人獵經深山重嶺甚多見一羣山羊六七頭逐之經一石橋甚狹而峻羊去根等亦隨渡一絕崖崖上赤壁立名曰赤城上有水流下廣狹如匹布列人謂之瀑布路徑有山穴如門豁然而過既入內其平敞草木皆香有一小屋二女子住其中年皆十五六容色甚美著青衣一名瑩珠一名口口見二人至忻然云草堂汝來遂為室家忽一女出行云複有得婿者往慶之曳履于絕巖之上行琅玕二人思歸潛去歸路二女追還已知乃謂曰自可去乃以一脫囊與根等語曰慎勿開也於是乃歸後出行家人問視其囊囊如蓮花一重去一重履至五葢中有小青鳥飛去根遠知此悵然而已後根于田中耕家依常餉之見在田中不動就視但有殼乃蟬蛻也榮陽人姓何忘其名有名聞士也荆州辟為別駕不就隱避養志常至田舍人收穫在場上忽有一人長丈餘蕭疎單衣角巾來詣之翩翩舉其兩手並舞而來語何云君曾見韶舞不此是韶舞且舞且去何尋遂徑向一山山有穴纔容一人其人命入穴何亦隨之入初甚急前輒開曠便失人見有良田數十頃何遂懇作以為世業子孫至今賴

之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志路遠近忽逢桃花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
漁人姓黃名道真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纔通入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曠空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為設酒殺雞作食村中人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時避秦難率妻子邑人至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隔閉今是何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具言所聞皆為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扶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世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乃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劉歆即遣人隨之往尋向所誌不復得焉

南陽劉麟之字子驥好遊山水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湖水水南有二石固一閉一開水深廣不得渡欲還夫道遇伐薪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因中皆仙方靈藥及諸雜物麟之欲更尋索不復知處長沙醴陵縣有小水有二人乘船取樵見岸下土穴中水逐流出有新砍木片逐流下深山中有人跡異之乃相謂曰可試如水中看何由爾一人便以笠自障入穴穴纔容人行數十步便開朗朗然不異世間平樂縣有山臨水巖間有兩目如人眼極大瞳子白黑分明名為目巖

始興機山東有兩巖相向如鵝尾石室數十所經過者皆聞有金石絲竹之音
中宿縣有貞女峽西岸水際有石如人形狀似女子是曰貞女父老相傳秦世有女數人取螺於此遇風雨晝昏而一女化為此石

臨城縣南四十里有蓋山有許步有姑舒泉昔有舒女與父析薪於此泉女因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比還唯見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好音樂乃作絃歌泉涌洄流有朱鯉一雙令人作樂嬉戲泉故涌出

顧需者吳之豪士送客置酒有一沙門在坐主人殺羊羊繩斷便走來入道人膝中穿頭入袈裟下道人不能救即將去殺之既行炙主人便先割以啖道人道人食炙下喉便自行道人皮中痛毒不可忍呼醫來針之以數針貫其灸猶動搖乃破出之是故一鱗肉耳道人於此得病作羊鳴少時便死

會稽句章民張然滯役在都經年不得歸家有小婦遂與奴私通然在都養一狗甚快名烏龍後假歸奴與婦欲謀殺然作飯食共坐下食未得噉奴當戶倚張弓拔箭拔刀然以盤中肉飯與狗狗不噉唯注精舐唇視奴然亦覺之奴催食轉急然決計怕髀大喚曰烏龍狗應聲傷奴奴失刀伏倒地狗遂啗奴頭然因取刀斬奴以婦付官殺之

晉太和中廣陵人楊生養狗其憐愛之行止與俱後生飲酒醉行大澤草中眠不能動時冬月野火起風又猛狗周走號喚生醉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還以身洒生左右草沾水得著地火尋過去生醒方見之他日又聞行隨至井中狗呻吟徹曉須臾有人過怪此狗向井號往視見生曰君可出我當厚報君人曰以此狗見與使當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於已死不得相與餘即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因下頭目井生知其意乃語路人以狗相與人乃出之繫狗而去後五日狗夜走歸

林慮山下有亭每過宿者或病死常云有十許人男女合雜衣或黑或白輒來為害有邳伯夷者過宿明燭而坐誦經至中夜忽有十餘人來與伯夷並坐薄博伯夷密以鏡照之乃是羣犬因執燭起陽誤以燭燒其衣作焦毛氣伯夷懷刀捉一人刺之初作人遂死咸犬餘悉走去

晉穆哀之世領軍司馬濟陽蔡詠家狗夜輒羣吠往視便伏後日使人夜伺有一狗著黃衣白喙長五六尺眾狗共吠之尋跡定是詠家老黃狗即打殺之吠乃止

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買得一白龜長五寸置瓮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邾城石氏敗赴江者莫不沉溺所養龜人被甲投水中覺如墮一石上須臾視之乃是先放白龜既約岸迴顧而去

鄱陽人黃緒入山采荆楊遂迷路數日忽見大龜精便呪之曰汝是靈物而吾迷不知道今騎汝背頭向便是路龜即回右轉緒即從行十許里便得溪水即估客行舟者也

搜神後記卷下

吳舍人名猛字世雲有道術同縣鄒惠政迎猛夜於家中庭燒香忽有虎來抱政兒起離去猛語云無所苦須臾當還虎去數十步忽就復送兒歸政遂精進乞為好道士猛性至孝小兒時在父母旁臥時夏日多蚊蟲而終不搖扇同宿人覺問其故答云懼蚊中去嚼我父母爾及父母終行服墓穴蜀賊縱暴焚燒邑屋發掘墓隴民人進窺猛在墓側號慟不去賊為之感愴遂不犯

謝允從武當山還在桓宣武座有言及左元放為曹公致鱸魚者允便云此可得爾求大瓮盛水朱書符投水中俄有一鯉魚鼓鬚水中

錢塘杜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腹得瓜刀

太興中衡陽區純作鼠市四方丈餘四門門有小人縱四五鼠于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手推之
晉大司馬桓溫字元子末年忽有一比丘尼失其名來自遠方投溫為檀越尼才行不恒溫其敬待居之門內尼每浴必至移時溫疑而窺之見尼裸身揮刀破腹出臟斷截身首支分鬻切溫怪駭而還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溫以實問尼答曰若逐凌君上刑當如之溫方謀問鼎聞之悵然故以戒懼終守臣節尼後辭去不知所

沛國有一士人姓周同生三子年將弱冠皆有聲無言忽有一客從門過因乞飲聞其兒聲問之曰此是何聲答曰是僕之子皆不能言客曰君可還內省過何以致此主人異其言知非常人良久出云都不憶有罪過客曰試更思勿時事入內食頃出語客曰記小兒時當牀上有菰巢中有三子其母從外得食哺三子皆出口受之積日如此試

以指內巢中菰雛亦出口承受因取二菰淡各與食之俄而皆死母還不見子悲鳴而去昔有此事今實悔之客聞言遂變為道人之容曰君既自知悔罪今除矣言訖便聞其子言語周正忽不見此道人

天竺人佛圖澄永嘉四年來洛陽善誦神咒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平旦至流水側從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

石虎鄴中有一胡道人知呪術乘驢作估客于外國深山中行下有絕澗窅然無底忽有惡鬼偷牽此道人驢下入絕澗道人尋跡呪誓呼諸鬼王須臾即驢物如故

墨游道人清苦沙門也剡縣有一家事盡人噉其食飲無不吐血死遊當詣之主人下食遊依常咒願一雙蜈蚣長尺餘便于盤中跳走遊便飽食而歸安然無他

高悝家有鬼怪言詔呵咤投擲內外不見人形或器物自行再三發火巫祝厭劾而不能絕適值幸靈乃要之至門見符索甚多並取焚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即絕

趙固常乘一匹赤馬以戰征其所受重常繫所住齋前忽腹脹少時死郭璞從北過因往詣之門吏云將軍好馬甚愛惜今死感懊悽璞便語門吏云可入通道吾能活此馬則必見我門吏聞之驚喜即啓固固踴躍令門吏走往迎之始交寒溫便問卿能活我馬乎璞曰我可活爾固所喜即問須何方術璞云得卿同心健兒二三十人皆令持竹竿于此東行三十里當有丘陵林樹狀若社廟有此者便當以竿攪攪打拍之當得一物便急持歸此物馬便活矣于是左右健勇之士五十人使去果如璞言得大叢林有一物似猴而非走出人共逐得便抱持歸此物遙見死馬便

跳梁欲往璞令放之此物便自走往馬頭間噓吸其鼻良久馬起噴奮奔迅便不見此物固厚賞給璞得過江左王文獻曾令郭璞筮己一年吉凶璞曰當有小不吉利可取廣州二大甕盛水置床張三角各覆鏡好以厭之至某時撒去水如此其災可消至日忘之尋失銅鏡不知所在後撒去水乃見所失鏡在于甕中

嬰口數寸鏡大尺餘王公復令璞筮鏡嬰之意璞云撒嬰違期故至此妖邪魅所為無他故也使燒車
輅而鏡立出

中興初郭璞每自為卦知其凶終嘗行經建康柵塘逢一趨步少年甚寒便牽住脫絲布袍與之其人辭不受璞曰
但取後自當知其人受而去及當死果此人行刑旁人皆為求屬璞曰我託之久矣此人為之戲被喫咽行刑既畢
此人乃說

高平郝超字嘉賓年二十餘得重病盧江杜不愆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頗有經驗超令試占之卦成不愆曰案卦
言之卿所恙尋愈然宜于東北三十里上官姓家索其所養雄雉龍而絆之置東簷下却後九日景午日午時必
當有野雌雄飛來與交合既畢雙飛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雄留
者病一周方差年八十名位亦失超時正羸為慮命在旦夕笑而答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差何足
為滄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雄雉得至暮午日起卧南軒之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雉交而去雄
雉不動超歎息曰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逾年乃超至四十卒于中書郎

陳斐為酒泉太守卜者教以遠諸侯放伯表能守此則無憂既到官有侍醫張侯王侯等盡遠之夜半有物來裝被
上人聞持火欲殺之魅乃言曰能相赦當報恩我字伯表若府君有患難但呼我字當自解裝乃喜曰真放伯表之
義也即便放之果得其報

義興人姓周永和中出都日暮道邊有一新草小屋有一女出門望見周曰日已暮周求寄宿向一更中聞外有一
兒呼呵查官喚汝推雷車女子乃辭去明朝視宿處乃見一新塚

廬陵巴邱人陳濟者作州吏其妻獨在家常有一丈夫長大儀貌端正著絳碧袍采色炫耀相期於一山澗間至於
寢處不覺有人道相感接比隣人觀其所至輒有虹見

上虞魏金家在縣北忽有一人著孝子服皂笠手中掩口來詣金家語曰居有錢一十萬銅器亦如之大柳樹錢在
其下取錢當得其書居大不吉僕尋為君作此便去自爾出三十年遂不復來金亦不取錢

合肥口有一大白船覆在水中云是曹公船船嘗有漁人夜宿傍以船繫之但聞笙笛弦節之音又聲氣非常漁人
夢人驅遣去云勿近公船此人驚覺即移船去相傳云曹公載數妓船覆於此今猶存焉

廬陵巴邱人周冕者世以田作為業年常田數十頃家漸富晉太元初秋收已過穫刈都畢明旦至田禾悉復滿湛
然如先即便更穫盈倉於此遂巨富

晉孝武帝世宣城人秦精嘗入武昌山中採茗忽見一人身長一丈通體皆毛精見之大怖毛人徑牽其臂將至山
曲叢若處放之便去去須臾復來乃探懷中福與精甚怖負若而歸

桓宣武有一督將因時行病後虛熱便能飲複若必一斛二斗乃飽後有客造之更進五升乃大吐一物狀似牛肚
病遂瘥

樂安劉池尚家在夏口忽有鬼來劉家喜偷食劉即於他家煮治萬取二升汁密齋還家向夜舉家作粥食餘一甑
因瀉萬汁著中於瓦上以盆覆之入定後聞鬼從外來發盆咬糜既須臾間在屋頭吐於化遂口口

襄陽徐陽病死夜忽崛然而起將婦臂上金環脫去明日復蘇婦問故陽云更持吾去多見行貨得脫者即許金釧
便放令還

永嘉五年張崇為高平戍邏主時遭曹魏賊寇亂人皆塢壘自保固見山中火起飛埃絕爛十餘丈樹顛大燄響動
山谷久聞人馬鎧甲聲請疑賊士人皆惶恐並嚴出將欲擊之引騎到山下無有人但見碎火來晒人袍鎧馬毛鬣
皆燒於是軍人走還明日往視山中無燃火處唯見觸體白頭布散在山中

顧旗獵至一岡忽聞人語聲云咄咄今年衰竟得一穿是古家一老狐蹲其中前有一卷簿書老狐屈指有所計較

乃放犬咋之取視簿書半是奸人女名已經奸者乃以朱鉤頭名有百數緝女正在簿次
于闐王翟昭養一獼猴姪女同時懷姪各產子三頭出便跳躍昭知是猴所為乃殺猴及其子昭問姪云初見一
年少者黃線單衣白紗恰其可愛笑語如人

尹兒年十三守舍見一人騎白馬張繖從黃衣人東方來入舍尹兒看其衣無縫馬五色班似鱗甲而毛有頃雨氣
至乃去西行躡虛而漸升須臾雲四合明日暴水大出山谷徘徊見大蛟長三尺餘盤屈其舍道焉

長河江邊一女子渚上浣紗身忽懷姪生三物皆如鯪魚異之乃著澡盤水中養之經三月此物遂大乃是蛟子暴
雨三蛟皆出逐夫所在

盧充獵見麋僕射中之隨逐不覺遠忽見一黑門如府舍問鈴下鈴下對曰崔少府府也進見少府少府語充曰尊
府君為索小女婿故相迎耳三日婚畢以車送充至家母問具狀以對與崔別後四年之三月三日臨水戲遙見水
傍有犢車充往開車戶見崔女與三歲男共載情意如初抱男兒還充又與金稅乃別

識

右陶潛搜神後記二卷隋唐志並作續搜神記本十卷今全書俱載入毛氏津逮秘書此二卷僅從唐宋叢書採錄
而桃花源記在馬記之前後悉同唯此記詳太守姓名劉歆又南陽劉子驥下別為一條言採藥事益知其為高尚
士也謨嘗偃指漢晉以來江西先賢南州高尚士已而文采不少見於世惟靖節先生節行文章並超千古片牘留
遺俱當愛惜乃前人編次陶集固有采入李傳羣輔錄者商於此記十卷漫以為裨官說棄而不省可惜也汝上王
謨識

還寃記

北齊顏之推著

臨川饒本校

曾桓公夫人文姜者齊襄公之妹也桓公與文姜俱朝于齊襄公通其妹焉桓公譴責文姜文姜告襄公襄公怒乃
與桓公飲酒桓公出襄公使公子彭生送桓公于車彭生多力乃抵桓公脅桓公薨于車上魯人告於齊曰寡君畏
君之威不敢甯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返無所歸咎惡何辭以告於諸侯請以彭生除趾辱也齊人歸罪於彭生而
殺之後襄公獵於貝丘有大豕從者曰臣見豕乃彭生也襄公怒曰彭生何敢見乎射之豕乃人立而啼公懼墜于
車傷足而還其臣連稱管至而二人作亂遂殺襄公焉

吳王夫差殺其臣公孫勝而不以罪後越伐吳吳敗走謂太宰嚭曰吾前殺臣公孫聖投于餘杭山之下今道當由
之吾上畏蒼天下慙于地吾舉足而不進心不忍往子試唱於前若聖猶在當有應語乃向餘杭之山呼曰公孫聖
聖即從上應曰在三呼而三應吳王大懼仰天歎曰蒼天寡人豈可復歸乎吳王遂死不反

漢世何敞為交趾刺史行部蒼梧郡高要縣暮宿鵲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子從樓下出自云妾姓蘇名娥字始珠
本廣信縣修里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夫亦久亡有雜繒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往
旁縣賣繒就同縣人王伯賃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轡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時日
暮行人既絕不敢前行因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刀持戟來至車旁問妾曰夫
人從何所來車上何載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之曰何勞問之壽因執妾臂曰少愛有色當可相樂耶妾時怖懼
不肯聽從壽即以刀刺脅一創立死又殺致富壽掘樓下埋妾并婢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柱及牛骨貯亭東空
井中妾死痛酷無所告訴故來自歸於明使君敞曰今欲發汝屍骸以何為驗女子曰妾上下皆着白衣青絲履
猶未朽也屈之果然敞乃遣吏捕壽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同收壽父母兄弟皆繫獄敞表壽殺人于常

漢魏叢書

律不致族誅但壽為惡隱密經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訴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助陰殺上報聽之

漢時有王忱字少林為鄆縣令之縣到登亭亭常有鬼殺人忱宿樓上夜有女子稱欲訴冤無衣自蓋忱以衣與之乃進曰妾本涪令妻也欲往之官過此亭宿亭長殺妾大小十餘口埋在樓下奪取衣裳財物亭長今為縣門下游微忱曰當為汝報之勿復妄殺良善耶鬼促衣而去忱旦收游微詰問即服收同謀十餘人并殺之掘取諸喪歸其家殯葬亭永清甯人謠曰信哉少林世無偶飛被走馬與鬼語飛被走馬別為他事今所不錄

漢孫策既定會稽引兵迎漢帝時道人于吉在策軍中遇天大旱船路艱澁策嘗自出督切軍中人每見將士多在吉所因憤怒曰吾不如吉遂收吉縛置日中令其降雨如不能者便當受誅俄頃之間雲雨滂沛未及移時州澗涌溢時並來賀吉免其死策轉忿恚意竟殺之因是策頗惡常每彷彿見吉復出射獵為刺客所傷治療將差引鏡自窺鏡中見吉顧則無之如是再三遂撲鏡大叫瘡皆崩裂須臾而死

晉明帝殺力士金原原謂持刀者曰我頭多筋斫之必令即斷吾將報汝持刀者不能留意遂斫數瘡然後始絕尋見原絳冠朱服赤弓彤矢射之持刀者呼曰金原緩我少時而死

瑯琊諸葛覆永嘉年為元真太守家累悉在揚都唯將長子元崇送職覆於郡病亡元崇年始十九送喪欲還覆門生何法僧貪其資貨與伴共推元崇墮水而死因分其財爾夜元崇母陳氏夢元崇還具叙亡父事及身被殺委曲屍骸流漂怨酷無雙違奉累載一旦長辭銜悲如恨如何可說歎歎不能自勝又云行速疲極困臥於下牀上以頭枕總母視兒眼處足知非虛矣陳氏悲怛驚起把大照兒眼處沾濕猶如人形於是舉家號泣便發聞于時徐森之始除交州徐道立為長史道立即陳氏從姑兒也具疏所夢托二徐驗之二徐道遇諸葛喪船驗其父子亡日如鬼語乃收其行兇二人即皆歎服依法殺之更差人送喪揚郡

晉夏侯元字太初亦當時才望為司馬景王所忌而殺之元宗族為之設祭見元來靈座脫頭置其旁悉取果官泥肉以內頸中既畢還自安言曰吾得訴于上帝矣司馬子元無詞也尋而景王薨遂無子其弟文王封次子為齊繼景王後攸薨攸子因嗣立又被殺及永嘉之亂有巫見弟云我國傾覆正由曹爽夏侯元二人訴究得申故也

晉安定張祚以永和初作涼州刺史因自立為涼王河州刺史張璠士眾強盛祚猜忌之密遣兵進圍璠璠卒眾拒祚祚遂為璠所殺璠後數見祚來部從鎧甲舉手指璠云底奴妻當截汝頭璠入姑臧立張元嘗與元靜同車出城西門橋梁平壯而忽摧折刺吏璠事正旦放鳥璠所放出手輒死有鶴來巢廣夏門彈逐不去自往看之死燉煌宋混遣弟澄即於巢所害璠璠臨命語澄曰汝荷婚姻而為反逆皇天后土必當照之我自可死當令汝劇我矣混自為尚書令輔政有疾晝日見璠從屋而下卷入柱

火燒掘土則無所見混因病死澄又然燈油變為血甌中馬一夕無尾二歲小兒作老公聲呼曰宋混澄斫汝頭又城東水中出火後三年澄為張邕所殺

晉西域校尉張頌以怨殺麴儉臨死有恨言後頌夜見白狗自拔劍斫之不中頌便倒地不起左右見儉在旁遂以暴卒

宋元嘉中李龍等夜行劫掠于時丹陽陶繼之為秣陵縣令微嘗尋捕遂擒龍等取龍引一人是太樂伎忘其姓名劫發之夜此伎推同伴往人就宿共奏音聲陶不詳審為作欸列隨例申上及所宿主人士貴賈客並相明證陶知枉濫但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為通塞遂并諸劫十人于郡門斬之此伎聲伎精能又殊辨慧將死之日親隣知識看者其眾伎曰我雖賤隸少懷慕善未嘗為非實不作劫陶令已當具知枉見殺害若死無鬼則已有鬼必自陳訴因彈琵琶歌曲而就死眾知其枉莫不殞泣經月餘陶遂夜夢伎來至案前云昔枉見殺實所不忿訴之得理今故取君便入陶口乃落腹中陶即驚寤微而倒絕狀若風癲良久方醒有時而發輒天矯頭反着背四日而亡後家便貧卒一兒早死餘有一孫窮寒路次

漢魏叢書

還宛記

宋泰初元年江州刺史鄧琬立刺史晉安王子勳為帝以作亂初南郡太守張悅得罪歸楊郡及濫口琬赦之以為冠軍將軍與共經紀軍事琬前軍袁顛既敗張悅懼誅乃稱暴疾伏甲而召鄧琬既至謂之曰卿始此禍而欲賣死少帝乎命斬于牀前并殺其子以琬頭至五年悅寢疾見琬為厲遂死

宋齊豫章王蕭巖亡後忽見形于沈文季曰我病未應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不差湯中復加藥一種使我利不斷吾已許先許還東郡口判此事便懷出青紙文書示文季云與卿少舊為呈主上也俄而失所在文季懼不敢傳少時文惠太子薨

魏城陽王元徽初為孝莊帝畫計殺爾朱榮及爾朱兆入洛害孝莊而徽懼走投洛陽令寇祖仁祖仁父叔兄弟三人為刺史皆徽之力也既而爾朱兆購徽萬戶侯祖仁遂斬徽送之并匿其金百斤馬五十匹及兆得徽首亦不賞侯兆乃夢徽曰我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也兆覺曰城陽家本巨富昨令收捕全無金銀此夢或實至曉即令收祖仁祖仁又見徽曰足得相報矣祖仁疑得金百斤馬五十匹兆不信之祖仁私歛成屬得金三十斤馬三十疋輪兆猶不完數兆乃發怒懸頭于樹以石礮其足鞭捶殺之

晉桓溫負其才名久懷異志須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既逢復敗名實頓減于是參軍郝超進廢立之計乃廢帝而立簡文帝及帝崩孝武即位溫因入朝威逼愈甚後謁簡文高平陵方欲伏見帝在壇前舉衣語溫云家國不造委任失所溫答臣不敢臣不敢既登車為左右說之又問殷冑形狀答以肥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十餘日便病因此憂慙而死

秦姚萇字景茂字季美也父弋仲事石勒石氏既滅萇隨其兄襄於苻永固戰於三原軍敗襄死萇乃降永固即受祿位累加爵邑及驍龍驤將軍督梁益州諸軍事永固謂之曰朕昔以龍驤建業此號未曾假人今持山南委卿口以相授其蒙寵任優隆如此後隨永固子殷討慕容泓為泓所敗殺獨死之長遣長史詣永固謝罪永固怒既甚

即戮其使萇益恐懼遂奔西州邀聚士卒而自樹置永固頗為慕容冲所敗冲轉侵逼永固又見妖怪屢起遂走五將山萇即遣驍騎將軍吳中圍永固中執永固以送萇即日囚之以求傳國璽及令禪讓永固不從數以叛逆之罪長遂殺之遂稱帝後又將永固屍鞭撻無數裸衣裳薦之以棘掘坎埋之及萇遇疾即夢永固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甚懼走入後帳宮人逆求刺鬼誤中萇陰鬼即相謂曰正着死所拔去矛刃出血石餘忽然驚寤即患陰腫令醫刺之流血如夢又狂言曰殺陛下者臣兄襄耳非臣長罪願不賜枉後三日長死

秦李雄既王於蜀其第四子期從叔壽襲期而廢為成都公尋復殺之而壽自立壽性素兇狠猜忌僕射蔡射等以正直忤旨遂誅之無幾壽病桓見李期蔡射為崇嘔血而死

宋高平金鄉張超與同郡翟願不和願以宋元嘉中為方與令忽為人所殺咸疑是超超後除金鄉縣職解且還家入山伐木翟兄子銅烏執弓持矢并賞酒醴就山祝之射酌已畢銅烏曰明府昔嘗我叔無緣同戴天日引弓射之即死銅烏其夜見超云我不殺汝叔枉見殘害今已上訴故來相報引刀刺之吐血而死

宋下邳張稗者家世冠族末葉衰微有孫女殊有姿色隣人求聘為妾稗以舊門之後耻而不與隣人憤之乃焚其屋稗遂燒死其息邦先行不知後還亦知情狀而畏隣人之勢又貪其財而不言嫁女與之後經一年邦夢見稗曰汝為兒子逆天不孝垂親就怨潛同兇黨捉邦頭以手中桃杖刺之邦因嘔血而死邦死之日隣人又見稗排門直入張目攘袂曰君恃勢縱惡酷暴之甚枉見殺害我已上訴事獲申雪却後數日令君知之隣人得病尋亦殞

宋世永康人呂慶祖家甚温富嘗使一奴名教子守視野舍以元嘉中便往案行忽為人所殺族弟無期先大舉慶祖饒成謂為害無期賣羊酒脯至柩所而祝曰君荼酷如此乃云是我魂而有靈使知其既還至三更見慶祖來云近教子畦疇不理許當痛治奴奴遂以斧斫我背將帽塞口因得嚙奴三指悉皆破碎便取刀刺我頭我鬼著後

門初見殺時諸從行人亦在其中奴今欲叛我已釘其頭着壁言畢而滅無期早旦以告父母潛視奴所住壁果有一把髮以竹釘之又看其指並見破傷錄奴語驗具伏又云汝既反逆何以不叛奴云頭如被繫欲逃不得諸同見者事事相符即焚教子并其二息

宋高祖平桓元後以劉毅為撫軍將軍荆州刺史到州便收牧牛寺僧主云藏桓家兒度為沙彌并殺四道人後夜夢見此僧來云君何以柱見殺貧道貧道已白於天帝恐君亦不得久因遂得病不食日彌羸瘦當發揚都時多有爭競侵凌宰輔宋高祖因遣人征之毅敗夜單騎突出投牧牛寺僧曰撫軍昔枉殺我師我道人自無報仇之理然何宜來此亡師屢有靈驗云天帝當收撫軍於寺殺之毅便嘆叱出寺後崗上大樹自縊而死也

宋東海徐某甲前妻許氏生一男名鍊白而許氏亡甲改娶陳氏陳氏凶虐志滅鍊白陳氏產一男生而咒之曰汝若不除鍊白非吾子也因名之曰鍊杵欲以杵擣鍊白也於是捶打鍊白備諸苦毒饑不給食寒不加絮甲性闇弱又多不在舍後妻妾意行其暴酷鍊白竟以凍餓被杖而死時年十六亡後旬餘鬼忽還家登陳牀曰我鍊白也實無片罪橫見殘害我毋訢怨於天今得天曹符來取鍊杵當令鍊杵疾病與我遭苦時同將去自有期日我今停此待之聲如生時家人賓客不見其形皆聞其語于是恒在屋梁上柱陳氏跪謝搏頰為設祭置鬼云不須如此餓我令死豈是一餐所能酬謝陳夜中竊語道之鬼厲聲曰何敢道我令當斷汝屋棟便聞鎔聲屑亦隨落拉然有響如棟實崩舉家走出炳燭照之亦了無異鬼又罵鍊杵曰汝既殺我安坐宅上以為快也當燒汝屋即見火然烟焰大猛內外狼狽俄爾自滅寂然不見虧損日罵詈時復歌云桃李花嚴霜落奈何桃李子嚴霜早已落聲甚傷切似是自悼不得長成也于是鍊杵六歲鬼至便病體痛腹大上氣妨食鬼屢打之打處青鱗月餘而死鬼便寂然無聞

魏司馬宣王功業日隆又誅魏大將軍曹爽篡奪之迹稍彰王凌時為揚州刺史以魏帝制於強臣不堪為主楚王彪年長而有才欲迎立之兖州刺史華歆以凌陰謀告宣王宣王自將中軍討凌掩然卒至凌自知勢窮乃單船出迎宣王宣王送凌還京師凌至城過曹隆廟側凌呼曰曹隆道吾固盡心於魏之社稷惟爾有神知之凌遂飲藥死三族皆誅其年宣王有疾白日見凌來并賈逵為祟因呼字曰彥雲緩我宣王身亦有打處少日遂薨

魏支法存者本是胡人生長廣州妙善醫術遂成巨富有八支氈氍作百種形像光彩耀日又有沉香八尺板牀居常芬馥王談為廣州刺史大兒胡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王談因存豪縱殺之而籍沒家財焉死後形見於府輒打閣下鼓似若稱冤魂如此經旬月王談得病恒見法存守之少時遂亡劭之至楊都遂死

宋沮渠蒙遜時有沙門曇摩讖者博達多識為蒙遜之所信重魏氏遣李順拜蒙遜為涼王仍求曇摩讖蒙遜怯而不與摩讖意欲入魏屢從蒙遜請行蒙遜怒殺之既而左右白日見摩讖以劍擊蒙遜因疾而死

漢時王濟左右嘗於閭中就婢取濟衣物婢欲奸之其人云不敢婢言若不從我我當大叫此人卒不肯婢遂呼云某甲欲奸我濟即令人殺之此人具有陳新濟猶不信故牽將去顧謂濟曰枉不可受要當府君於天後濟乃病忽見此人語之曰前具告實不見理今便應去濟數日卒

漢時游殷字幼齊漢世為羽林中郎將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遂誣搆殺之殷死月餘軫得病目精脫但伏罪伏罪游幼齊將鬼來於是遂死

晉富陽縣令王範有妾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閣下丁豐史華期二人姦通範嘗出行不還帳內都督孫元弼聞丁豐戶內有環珮聲視見桃英與同被而卧元弼叩戶面叱之桃英即起攬裙理髮躡履還內元弼又見華期帶珮桃英麝香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誘元弼與桃英有私範不辨察遂殺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元弼罪後範代還超亦出都看範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脛曳將去入荒澤中電光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曰吾孫元弼也訢怨皇天早見申理連時候汝乃今相遇超叩頭流血鬼曰王範既為事主當先殺之

賈景伯孫文度在太山元堂下共定死生名錄桃英魂魄亦收在女青亭者是第三地獄名在黃泉下專治女鬼投至天明失鬼所在超在揚都詣範未敢說之便見鬼從外來逕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然大魘連呼不醒家人牽青牛臨範上并加桃人在索向明小蕪十許日而死妾亦暴亡超亦逃走長于寺易姓名為何規後五年三月三日臨水酒酣超云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擗超鼻血大出可一升許數日而殂晉時張駿據有涼州忌害鎮軍將軍武威郝鑿以其宗族強大而多功也遂誣其主簿魏纂使誣鑿謀反駿逼鑿自殺後三年纂病見鑿在病遂死

晉時羊聃字懿彭祖晉世廬陵太守為人剛克粗暴恃國姻親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殺征西大將軍庾亮檻送具以狀聞有司奏聃殺郡將吏及民簡良等二百九十人徒譴一百餘人應棄市依入議請宥中宗詔曰此事古今所未有比而可忍孰不可忍何入議之有下獄所賜命聃兄子貴先尚南郡公主自表解婚詔不許瑯琊孝王妃山氏聃之甥也苦以為請于是司徒王導啟聃罪不可宥怒宜極重法山太妃憂感動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于是詔下曰山太妃唯此一舅發言推輒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于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痛以致頓斃朕亦何顏以寄今便原聃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恩於是除名為民少時聃病恒見簡良等曰枉豈可受今來相取經宿而死

晉時會稽孔基勤學有志操馮結族人孔敞敞使其二子以基為師而敞子並凶口趣尚不同基口口於敞此兒常有忿恚敞尋喪亡服制既除基口口乃賣羊酒往看二子子猶懷宿怨潛遣奴于路側殺基奴還未之至仍見其來張目攘袂厲聲言曰姦醜小豎人面獸心吾家顧存昔數舊早生有何怨惡候道見害謾天忘父神人不容要當斷汝家種從此之後數數見形無幾大兒向側忽便絕倒絡繹往看已斃於地次者尋復病殂兄弟無後晉時庾亮誅陶稱後成康五年冬節會文武數十人忽然悉起向階拜揖庾驚問故並云陶公來陶公口稱父侃也

庾亦起迎陶公扶兩人悉是舊怨傳詔有右數十人皆操伏戈陶公謂庾曰老僕舉君自代不圖此恩反戮其孤故來相問陶稱何罪身已得新于帝矣庾不得一言遂寢疾八年一日死

識

右顏之推還寃記一卷隋志本作寃魂志三卷文獻通攷又作北齊還寃志二卷入于部小說家次述異記續齊諧記後今攷本書所記還寃故事上起春秋下訖晉宋無及北齊者徒以著書人係北齊遂目為北齊還寃志非也今書亦祇一卷中又脫第七第八兩葉其第九葉載桓温謁高平陵見殷涓事前亦脫去數行今略從晉書采補遂以屬魏城陽王元徽後其他留簡無得而攷矣大抵記中事實多見正史然採摭未備亦間有異聞可補史傳之闕者何氏叢書元本不收此書今從唐宋叢書采入要非足本好事君子有能蒐而輯之者是所望也汝上王漢

識

神異經目錄

東荒經則九

東南荒經則五

南荒經則十

西南荒經則三

西荒經則八

西北荒經則六

北荒經則三

東北荒經則一

中荒經則十

神異經

漢東方朔著

南豐趙秉清校

東荒經

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焉長一丈頭髮皓白人形鳥面而虎尾載一黑熊左右顧望恒與一玉女投壺每投千二百矯按仙傳拾遺矯字作臭設有人不出者天為之嚙噬嚙矯出而脫悞不接者言失天為之笑華云言笑者天口流而有電光東方有人焉男皆朱衣縞帶元冠女皆采衣男女便轉可愛恒恭坐而不相犯相譽而不相毀見人有患投死救之名曰善人俗云一人一名敬敬謹一名美美人不妄言喋喋然而笑倉卒見之如癡俗云善人如是天笑也東方荒外有豫章焉此樹主九州其高千丈圍百尺本上三百丈本如有條枝數張如帳上有玄狐黑猿枝主一州南北並列面向西南有力士操斧伐之以占九州吉凶斫之復生其州有福創者州伯有病積歲不復者其州滅亡死者州者木創復也東方有桑樹焉高八十丈數張自輔其葉長一丈廣六七尺其上自有蠶作繭長三尺繅一繭得絲一斤有椹焉長三尺五寸圍如長東方有樹焉高百丈數張自輔葉長一丈廣六尺其名曰黎如今之檀黎但樹大耳其子徑三尺剖之少瓢曰如素口口食之為地仙衣服不敗辟穀可以入水火木梨一名東方有樹高五十丈葉長八尺名曰口其子徑三尺二寸和核羹食之令人益壽按口本作壽短誤食核中仁可以治嗽小桃溫潤嘔嗽人食之即止按別本作嘔嗽人肉滑者誤東海之外荒海中有山焦炎而峙高深莫測蓋稟至陽之為質也海中激浪投其上喻然而盡計其晝夜喻攝無極若熬鼎受其酒汁耳大荒之東極至鬼府山臂沃椒山按按多中記云天下之疆者東海之惡燠焉水灌而不已惡燠山名在東海南

之不入糶盡更添肉復作鮓如初愈美名曰不盡鮓是也御覽獸部引此糶字作鮓南荒之外有火山長四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火鼠生其中 南方有銀山長五十里高百餘丈悉是白銀

西南荒經

西南大荒中有人長一丈腹圍九尺踐龜戴朱鳥左手憑白虎知河海水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土地上人民所道知百穀可食識草木鹹苦名曰聖一名哲一名賢先哲曰一名無不達凡人見而拜之令人神智此人為天下聖人也一名先通西南方有人焉身多毛頭上戴豕食如狼惡好自積財而不食人穀彊者奪老弱者畏羸而擊單名曰饕餮者秋言饕餮者縉雲氏之不才子也一名貪惓一名彊奪一名凌弱此國之人皆如此也 西南荒中出訛獸其狀若菟人面能言常欺人言東而西言惡而善其肉美食之之言不真矣言食其肉則一人言不誠一名謠

西荒經

崑崙西有獸焉其狀如犬長毛四足似熊而無爪有目而不見行不開有兩耳而不聞有人知往有腹無五臟有腸直而不旋食物徑過人有德行而往抵觸之有凶德則往依憑之天使其然名為渾沌春秋云渾沌帝鴻氏不才子也空居無為常咋其舌回轉仰天而笑以史記西荒中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犬毛長三尺人面虎足猪口牙尾一丈八尺攪亂荒中名檮杌一名傲狠一名難訓春秋云顓頊氏有不才子名檮杌是也有人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胷下有翼不能飛為人饕餮淫逸無理名曰苗民春秋所謂三苗書云竄三苗于三危 西荒之中有人焉長短如人者百結敗衣手虎爪名曰獾猶伺人獨行輒食人腦或舌出盤地丈餘人先聞其聲燒大石以投其舌乃氣絕而死不然食人腦矣一本云伺人眼輒往就人欲食人腦西方日宮之外廣記引有山焉其長十餘里廣二三里高百餘丈皆大黃之金其色殊美不雜土石不生草木上有金人高五丈餘皆純金名曰金犀入山不一丈有銀又一丈有錫又入一丈有鉛又入一丈有丹陽銅似金可鍛以作錯塗之器淮南子術曰餌丹陽之為金音足也淮南子以下乃茂先注後人誤合為經梁簡文帝詩云

丹陽西荒中有獸如虎豪長三尺人面虎足口牙一丈八尺人或食之獸鬪終不退却唯死而已荒中人張捕之復點逆知一名倒壽 西方深山中有人焉身長尺餘袒身捕蝦蟹性不畏人見人止宿暮依其火以炙蝦蟹伺人不在于而盜人鹽以食蝦蟹在深山僻其音自叫人嘗以竹著火中爆州而出燥皆驚憚犯之令人寒熱此雖人形而變化然亦鬼魅之類今所在山中皆有之 西海水上有神乘白馬朱鬣白衣冠從十二童子馳馬西海水上如飛如風名曰河伯使者或時上岸馬跡所及水至其處所之國雨水滂沱暮則還河西海之外有鵠國焉男女皆長七寸為人自然有禮好經綸拜跪其人皆壽三百歲其行如飛日行千里百物不敢犯之唯畏海鵠過輒吞之亦壽三百歲此人在鵠腹中不死而鵠一舉千里華曰陳章與齊桓公論小兒也西方山中有蛇頭尾差大有色五彩入物觸之者中頭則尾至中尾則頭至中腰則頭尾並至名曰率然茂先註曰會稽常山最多此蛇孫子兵法三軍勢如率然者是也

西北荒經

西北有獸焉狀似虎有翼能飛便勸食人知人言語聞人鬪輒食直者聞人忠信輒食其鼻聞人惡逆不善輒食獸往饋之名曰窮奇亦食諸禽獸也韓按別本云窮奇似牛而狸尾尾長曳地其聲似狗狗頭人形西北荒有人焉人面朱髮蛇身手足而食五穀禽獸貪惡頑名曰共工書流共工於幽州幽州北裔也而此言西北方相近也皆西裔之族耳 西北荒中有玉饋之酒酒泉注焉廣一丈長深三丈酒美如肉澄清如鏡上有玉尊玉邊取一尊一尊復生焉與天地同休無乾時石邊有脯馬味如麀鹿脯飲此酒人不生死一名遺酒其脯名曰追復食一片復一片或作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金闕銀盤圓五十丈二闕相去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中有金階西北入兩闕中名曰天門按陸公佐新闕銘云北荒明月即此事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一分其君朱衣名冠乘輅車馬引為威儀居人遇其乘車抓而食之其味辛終年不為物所咋并識萬古文字又殺腹中三蟲三蟲死便可食僂藥

莫鬼崇及書

神異經

也 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兩腳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六百里但日飲天酒五斗張華云天酒甘露也不食五穀魚肉唯飲天酒忽有饑時向天仍飲好遊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生名曰無路之人一名□□名信一名神

北方荒經

北方荒中有棗林 高五十丈敷張枝條數里餘疾風不能偃雷電不能摧其子長六七十圍過其長熟赤如朱乾之不縮氣味潤澤殊於常棗食之可以安軀益於氣力故方書稱之赤松子云北方大棗味有殊既可益氣又安軀北方荒中有石湖方千里岸深五丈餘恒冰唯夏至左右五六日解耳湖有橫公魚長七八尺形如鯉而赤晝在水中夜化為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以烏梅二枚煮之則死食之可止邪病其湖無凸凹平滿無高下 北方層冰萬里厚百丈有磳鼠在冰下按御覽引作鼯鼠土中焉形如鼠食草木肉重千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熟其毛八尺可以為褥卧之却寒其皮可以蒙鼓聞千里其毛可以來鼠此毛所在鼠輒聚焉 北海有大鳥其高千尺頭文曰天胸又曰候左翼文曰鷲右翼文曰勒頭向東正海中央捕魚或時舉翼而飛其羽相切如風雷也

東北荒經

東北荒中有木高四十丈葉長五尺廣三尺名曰栗 實徑三尺二寸其殼赤其肉黃白味甜食之令人短氣而渴

中荒經

崑崙之山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周圍如削下有回屋方百丈仙人九府治之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脊上小處無翼萬九千里西王母歲登翼上會東王公也故其柱銘曰崑崙銅柱其高入天員周如削膚體美焉其鳥銘曰有鳥希有錄赤煌煌不鳴不食東覆東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東登之自通陰陽相須唯會益工 九府玉童玉女與天地同休息男女無為匹配而仙道自成張茂先曰言

不為夫婦也男女名曰玉人 東方有宮青石為牆高三仞左右闕高百尺畫以五色門有銀榜以青石碧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西方有宮白石為牆五色名黃門有金榜而銀鏤題曰天地少女之宮中央有宮以金為牆門有金榜以銀鏤題曰天皇之宮南方有宮以赤石為牆赤銅為門闕有銀榜曰天皇中女之宮北方有宮以黑石為牆題曰天地中男之宮東南有宮黃石為牆黃榜碧鏤題曰天地少男之宮西北有宮黃銅為牆題曰地皇之宮 東方裔外有東明山以青石為牆西方裔外有大夏山以金為牆南方裔外有岡明山以赤石為牆西南裔外老壽山以黃銅為牆東南裔外闌清山以青石為牆西北裔外西明山以白石為牆皆有宮蓋神仙之宅也東北有鬼星石室三百戶共一門石榜題曰鬼門西南銅關夾榜題曰人往門東北銅關夾門榜題曰人來門 南方有獸焉角足大小形狀如水牛皮毛黑如漆食鐵飲水其糞可為兵器其利如剛名曰齧鐵黃經云南方齧鐵糞利為剛食鐵飲水腸中不傷按今蜀中深山亦有齧鐵獸門晝日不開至暮即有人語有青火色 □□大荒有馬其大二丈髯至膝尾委地蹄如丹踠口能日行千里至日中而汗血乘者當以絮纏頭以辟風疾彼國人不纏 北方有獸焉其狀如獅子食人則病名曰惇音恆近人村里入人居室百姓患苦天帝徙之北方荒中 西北深山有獸焉面目手足毛色如猴體大如驢善緣高木皆堆無雄名綱順人三合而有子要路疆牽男將上絕家之上取菓并竊五穀食更合三畢而定十月乃定 不孝鳥狀如人身犬毛有齒猪牙額上有文曰不孝口下有文曰不慈鳥上有文曰不道左脅有文曰愛夫右脅有文曰憐婦故天立此異界以顯忠孝也

識

右東方朔神異經一卷十洲記一卷隋志並入史部地理類唐志並入子部神仙類其入地理者以二書所言皆四海八荒事為做山海經而作其入神仙者以神異經第一篇即言東王公玉女而十洲記有蓬萊瀛洲方丈又即海中三神山也謨謂朔之博物雖能曉畢方辨騶牙初不若禹伯翳之隨刊焚烈徧歷九州又不能與羨門安期生

神異經

神異經

四

之屬憑虛御風神游六合二書所託皆似是而非也蓋班史之論曰朔之談諧逢占射覆其行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若此一書明非朔所自撰在當時固必有樂為之傳會者史家欲祛妄惑絕異端故詳著其說且於本傳篇末直斷之曰凡劉向所錄朔書是世所傳他事非也今考漢書藝文志諸子雜家有東方朔二十篇次呂覽淮南鴻烈後惜其書不傳而後世獨流傳此一書及靈棋經甚矣人之好怪也文獻通考以二書入小說家蓋亦有見於此云汝上王謨識

海內十洲記

漢東方朔著

峽江郭廷賡校

祖洲在東海

瀛洲在東海

牟洲在北海

炎洲在南海

長洲在東海

元洲在北海

流洲在西海

生洲在東海

鳳麟洲在東海

聚窟洲在西海

漢武帝既聞王母說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牟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有此十洲乃人跡所稀絕處又始知東方朔非世常人是以前之曲室而親問十洲所在所有之物名故書記之方朔云臣學仙者耳非得道之人以國家之盛美將招名儒墨於文教之內抑絕俗之道於虛詭之迹臣故韜隱逸而赴王庭臧養生而侍朱闕亦由尊上好道且復欲抑絕其威儀也曾隨縣主履行此至朱陵扶桑蜃海冥夜之邱純陽之陵始青之下月宮之間內遊七邱中旋十洲踐赤縣而遊五嶽行陂澤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周流六天廣涉天光極於是矣未若凌虛之子飛真之官上下九天洞視百萬此極句陳而并華蓋南翔太丹而棲大夏東之通陽之霞西薄寒穴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漢所不與其上無復物其下無復底臣所識乃及於是愧不足以酬廣訪矣祖洲近在東海之中地方五百里去西岸七萬里有不死之草草形如菰苗長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當時活也服之令人長生昔秦始皇始嘗大苑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如鳥狀啣此草覆死人面當時起坐而自活也有司聞奏始嘗遣使者齋州以問此郭鬼谷先生鬼谷先生云此草是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或名為養神芝其葉似菰苗叢生一株可活一人始皇於是慨然言曰可採得否乃使使者徐福發童男童女五百人率攝樓船等入海尋祖洲遂不返福道士也字君房後亦得道也

瀛洲在東海中地方四千里大抵是對會稽去西岸七十萬里上生神芝仙草又有玉石高且千丈出泉口酒味甘名之為玉醴泉飲之數升輒醉令人長生口口多仙家風俗似吳人山川如中國也

半洲在北海之中戌亥之地方七千二百里去南岸三十六萬里上有太卒都仙伯真公所治多邱山又有風山聲響如雷電對天西北門上多大卒仙官宮室各異饒金芝玉草乃是三天君下治之處其肅肅也

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北岸九萬里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狸張網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獸不然灰中而立毛亦不焦斫刺不入打之如灰囊以鐵鎚鍛其頭數十下乃死而張口向風須臾復活以石上葛蒲塞其鼻即死取其腦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得壽五百年又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赤或白山可三百里許晦夜即見此山林乃是此獸光照狀如火光相似取其獸毛以緝為布時人號為火浣布此是也國入衣服垢污以灰汁浣之終無潔淨唯火燒此衣服兩盤飯間振擺其垢自落潔白如雪亦多仙家

長洲一名青邱在南海辰巳之地地方各五千里去岸二十五萬里上饒山川及多大樹樹乃有二千圍者一洲之上專是林木故一名青邱又有仙艸靈藥甘液玉英靡所不有又有風山山恒震聲有紫府宮天真仙女遊於此地元洲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南岸十萬里上有五芝之潤潤水如蜜漿飲之長生與天地相畢服此五芝亦得長生不死亦多仙家

流洲在西海中地方三千里去東岸十九萬里上多山川積石名為昆吾冶其石成鐵作劍光明洞照如水精狀割玉物如割泥亦饒仙家

生洲在東海丑寅之間接蓬萊十七萬里地方二千五百里去西岸二十三萬里上有仙家數萬天氣安和芝草常生地無寒暑安養萬物亦多山川仙草衆之一洲之水味如飴酪至良洲者也

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央地方一千五百里洲四面有弱水繞之鴻毛不可越也洲上多鳳麟數萬各為羣又有山川池澤及神藥百種者亦多仙家鳳喙及麟角合煮作膏名之為續弦膠或名連金泥此膠能續弓弩已斷之弦刀劍斷折之金更以膠連續之使力士擊之他處乃斷所續之際終無斷也武帝天漢三年帝幸北海祠恒山四月

西國王使至獻此膠四兩吉光毛裘武帝受以付外庫不知膠裘二物之妙用也以為西國雖遠而上貢者不奇稽留使者未遣又時武帝幸華林園射虎而弩弦斷使者時從駕又上膠二分使口濡以續弩弦帝驚曰異物也乃使武士數人共對擊引之終日不脫如未續時也膠色青如碧玉吉光毛裘黃色益神馬之類也表入水數日不沈入火不燬帝於是乃悟厚謝使者而遣去賜以柱杖乾姜等物是西方國之所無者又益思東方朔之遠見周穆王時西胡獻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滿杯乃長一尺杯受三升刀切玉如切泥杯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冥又出杯於中庭以向天比明而水汁已滿於杯中汁甘而香美斯實靈人之器秦始皇時西胡獻切玉刀無復常滿杯耳如此膠之所出從鳳麟洲來劍之所出必從流洲來並是西海中所有也聚窟洲在西海中由未之地地方三千里北接崑崙崙崙二十六萬里去東岸二十四萬里上多真仙靈宮宮第比門不可勝數及有獅子辟邪鑿齒天鹿長牙銅頭鉄額之獸洲上有大山形似人鳥之象因名之為神鳥山山多大樹與楓木相類而花葉香聞數百里名為及魂樹扣其樹亦能自作聲聲如羣牛吼聞之者皆心震神駭伐其木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火煎如黑錫狀令可丸之名曰驚精香或名之為震靈丸或名之為反生香或名之為震檀香或名之為人鳥精或名之為却死香一種六名斯靈物也香氣聞數百里死者在地聞香氣乃却活不復亡也以香薰死人更加神驗征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國所有以付外庫又獻猛獸一頭形如五六日犬子大似狸而色黃命國使將入呈帝見之使者抱之似犬羸細禿悴尤怪其非也問使者此小物可弄何謂猛獸使者對曰夫威加百禽者不必繫之以大小是以神麟故為巨象之王鸞鳳必為大鵬之宗百足之蟲制於騰蛇亦不在於巨細也臣國去此三十萬里國有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千呂連月不散者當知中國時有好道之君我王固將賤百家而貴道儒薄金玉而厚靈物也故搜奇蘊而貢神香步天林而請猛獸乘毛毳車而濟弱淵策驥足以度飛沙契澗途遙辛苦蹊路于今已十二年矣神香起天殘之死疾猛獸却百邪之魅鬼夫此二物實濟眾生之至

要助政化之昇平豈圖陛下不知真乎是臣國占風之謬矣今日仰鑒天姿亦乃非有道之君也眼多視則貪色口多言則犯難身多動則淫賊心多飾則奢侈未有用此四者而成天下之治也武帝惠然不平又問使者猛獸何方而伏百禽食噉何物脊力何比其所生何鄉耶使者曰猛獸所出或生崑崙或生牟圃或生聚窟或生天路其壽不窮食氣飲露解人言語仁慧忠恕當其仁也愛護蠢動不犯虎豹當其威也聲叫發千人伏息牛馬百物驚斷絕繫武士奄忽失其勢力當其神也立興風雲吐嗽雨露百邪迸走蛟龍騰鶩處於太上之厥役御獅子名曰猛獸蓋神光無常能為大禽之宗主乃獲天之元王辟邪之長帥者也靈香雖少斯更生之神丸也疫病災死者將能起之及聞氣者即活也芳又特甚故難歌也於是帝使使者令猛獸發聲試聽之使者乃指獸命嚙聲獸舐唇良久忽叫如天大雷霹靂又兩目如礖礧之文光光明衝天良久乃上帝登時顛蹶掩耳震動不能自止侍者及武士虎皆皆失仗伏地諸內外牛馬豕犬之屬皆絕絆離繫驚駭放蕩久許咸定帝忘之因此獸付上林苑令虎食之於是虎聞獸來乃相聚屈積如死虎伏獸入苑徑上虎頭溺虎口去十步已來顧視虎虎輒閉目帝恨使者言不遜欲收之明日失使者及猛獸所在遣四出尋討不知所止到後元元年長安城內病者數百亡者大半帝試取月支神香燒之於城內其死未三月者皆活芳氣經三月不歇於是信知其神物也乃更秘錄餘香後一旦又失之檢函封印如故無復香也帝愈懊恨恨不禮待於使者益貴方朔之遺語自愧求李君之不動慙衛叔卿於措庭矣明年帝崩於五柞宮已亡月支國人烏山震檀却死等香也向使厚待使者帝崩之時何緣不得靈香之用耶自合命殞矣

滄海島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岸二十一萬里海四面繞島各廣五千里水皆蒼色仙人謂之滄海也島上俱是大山積石至多石象八石石腦石桂英流丹黃子石膽之輩百餘種皆生於島石服之神仙長生島中有紫石宮室九老仙都所治仙官數萬人居焉

方丈洲在東海中心西南東北正等方丈方面各五千里上專是羣龍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宮三天司命所治之處群仙不欲升天者皆往來此洲受太學生錄仙家數十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如種稻狀亦有玉石泉上有九源丈人宮主領天下水神及龍蛇巨鯨陰精水獸之輩

扶桑在東海之東岸岸值陸行登岸一萬里東復有碧海廣狹浩汗與東海等水既不鹹苦正作碧色甘香味美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萬里上有大帝宮太真東王父所治處處多林木葉皆如桑又有椹樹長者數千丈大二千餘圍樹兩兩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為扶桑仙人食其椹而一體皆作金光色飛翔空立其樹雖大其葉椹故如中夏之桑也但椹稀而色赤九千歲一生實耳味絕甘香美地生紫金丸玉如中夏之瓦石狀真仙靈官變化萬端蓋無常形亦有能分形為百身十丈者也

蓬邱蓬萊山是也對東海之東北岸周迴五千里外別有圓海繞山圓海水正黑而謂之冥海也無風而洪波百丈不可得往來上有九老丈人九天真玉宮蓋太上真人所居唯飛僊有能到其處耳

崑崙號曰崑崙在西海之戎地北海之亥地去岸十三萬里又有弱水周迴繞市山東南接積石圃西北接北戶之室東北臨大活之井西南至承淵之谷此四角大山實崑崙之支輔也積石圃南頭是王母居周穆王云咸陽去此四十六萬里山高平地三萬六千里上有三角方廣萬里形似偃蓋下狹上廣故名曰崑崙山三角其一角正北千辰之輝名曰閭風巔其一角正西名曰牟圃堂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一角有積金為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所其北戶山承淵山又有墉城金臺玉樓相鮮如流精之闕光碧玉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房錦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也真宮仙靈之所宗上通瓊璣元氣流布五常玉衡理九天而調陰陽品物群生希奇特出皆在於此天人濟濟不可具記此乃天地之根紐萬度之綱柄矣是以太上名山鼎於五方鎮地理也號天柱於珉城象綱輔也諸百川極深水靈居之其陰難到故治無常處非如邱陵而可得論爾乃天地設位

物象之宜上聖觀方緣形而著爾乃處子風於西極坐王母於坤鄉昆吾鎮於流澤扶桑植於碧津離合火生而光獸生於炎野坎總眾陰是以仙都宅於海島良位名山逢山鎮於寅丑巽體元女養巨木於長洲高風鼓於羣龍之位暢靈符於瑕邱至妙深幽神難盡真人隱宅靈陵所在六合之內豈唯數處而已哉此蓋舉其標末爾臣朔所見不博未能宣通王母及上元夫人聖旨昔曾聞之於得道者說此十洲大邱靈草皆具仙隩墟神官所治其餘山川萬端並無覩者矣其北海外又有鐘山在北海之子地隔弱水之此一萬九千里高一萬三千里上方七千里周旋三萬里自生玉芝及神草四十餘種上有金臺玉闕亦元氣之所舍天帝居治處也鐘山之南有平邪山北有蛟龍山西有勁州山東有東木山四山並鍾山之枝幹也四山高鍾山三萬里官城五所如一登四面山下望乃見鐘山兩四面山乃天帝君之城域也仙真之人出入道經自一路從平邪山入東南穴中乃到鐘山北阿門外也天帝君總九天之維貴無比焉山源周迴具有四城之高但當心有觀於崑崙也昔禹治洪水既畢乃乘跨車度弱水而到此山祠上帝於此阿歸大功於九天又禹經諸五嶽使工刻石識其里數高下其字科斗書非漢人所書今丈尺里數皆禹時書也不但刻劇五嶽諸名山亦然刻山之獨高處爾今書是臣朔所具見其王母所道諸靈數禹所不履唯書中夏之名山爾臣先師谷希子者太上真官也昔授臣崑崙鐘山蓬萊山及神州真形圖書來入漢留以寄知故人此書又尤重於嶽形圖書昔也傳授年限正同爾陛下好道思微甄心內向天尊下降並傳授寶秘臣朔區區亦何嫌惜而不止所有哉然術家幽其事道法秘其師術泄則事多疑師顯則妙理散願且勿宣臣之意也武帝欣聞至說明年遂復從受諸真形圖書帝之時後八節當朝拜靈書以書求度脫焉朔謂滑稽逆知預觀帝心故弄萬乘傲公侯不可得而師友不可得而喜怒故武帝不能盡至理於此人

洞冥記序

富家世述道書推求先聖往賢之所撰集不可窮盡千室不能藏萬乘不能載猶有漏遺或言浮誕非政教所同經文史官記事故略而不取蓋偏國殊方並不在錄愚謂古曩餘事不可得而棄况漢武帝明俊特異之主東方朔因滑稽浮誕以匡諫洞心於道教使冥迹之與昭然顯著今籍舊史之所不載者聊以聞見撰洞冥記四卷成一家之書庶明博君子該而異焉武帝以欲窮神僊之事故絕域遐方貢其珍異奇物及道術之人故於漢世盛於羣主也故編次之云爾東漢郭憲序

洞冥記總目

- 卷一 則一
- 卷二 則二
- 卷三 則三
- 卷四 則四

別國洞冥記卷一

漢郭憲著 宜黃洪章煥校

漢武帝未誕之時景帝夢赤黃從雲帝直下入崇蘭閣帝覺而坐於閣上果見赤氣如煙霧來蔽戶牖望上有丹霞翕鬱而起乃改崇蘭閣為猗蘭殿後王夫人誕武帝於此殿有青雀羣飛於霸城門乃改為青雀門乃更修飾刻木為綺椽雀去因名青綺門 東方朔字曼倩父張夷字少平妻田氏女夷年二百歲顏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鄰母拾而養之三歲天下秘識一覽聞誦於口居常指為天下空中獨語鄰母忽失朔累月方歸母答之後復去經年乃歸母忽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我耶朔曰兒至紫泥海有紫水汚衣仍過虞淵澗浣朝發中返何云經年乎母問之汝悉是何處行朔曰兒溺衣竟暫息都宗堂王公飴之以丹霞漿兒食之太飽悶幾死乃飲元天黃露半合即醒既而還路遇一蒼虎息於路傍兒騎虎還打捽過痛虎噬兒脚傷母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朔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布掛於樹布化為龍因名其地為布龍澤朔以元封中遊濛鴻之澤忽見

王母采桑於白海之濱俄有黃翁指阿母以告朔曰昔為吾妻託形為太白之精今汝此星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千餘歲目中瞳子色皆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歲一反骨洗髓二千歲一刻骨伐毛自吾生已三洗髓五伐毛矣 建元二年帝起騰光臺以望四遠於臺上撞碧玉之鍾掛懸黎之磬吹霜條之篳唱來雲依日之曲方朔再拜於帝前曰臣東遊萬林之野獲九色鳳雛於源丹瀨之水赤色西過洞壑得滄淵虬子靜海遊珠洞壑在虞淵西虬泉池在五柞宮北中有追雲舟起風舟侍仙舟含煙舟或以沙棠為柁檝或以木蘭文柁為櫓棹又起五層臺於月下 釣影山去昭河三萬里有雲氣望之如山影丹雘生於影中葉浮水上有紫河萬里深十丈中有寒荷霜下方香盛有降靈臺養靈池分光殿五間奔雷室七間望蟾閣十二丈上有金鍾廣四尺元封中有祇國獻此鏡照見魑魅不獲隱形 都夷香如棗核食一片則歷月不飢以粒如粟米許投水中俄而滿大盂也 甘泉宮南昆明池中有靈波殿七間皆以桂為柱風來自香帝既耽於靈怪常得丹豹之髓白鳳之膏磨青錫為屑以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光不滅有雙蛾如蜂赴火侍者舉麟鬚拂拂之 元光中帝起壽靈壇壇上列植垂龍之木似青梧高十丈有朱露色如丹汁灑其葉地皆成珠其枝似龍之倒垂亦曰珍枝樹此壇高八尺帝使董謁乘雲霞之輦以昇壇至夜三更聞野雞鳴忽如曙西王母駕元鸞歌春歸樂謁乃聞王母歌聲而不見其形歌聲遠梁三匝乃止壇傍樹枝葉或翻或動歌之感也四面列種軟葉條如青桂風至自拂階上遊塵 董謁字仲元武都郁邑人也少好學嘗遊山澤負挾圖書其繁重家負拾樹葉以代書簡言其易卷懷也編荆為牀聚鳥獸毛以寢其上 波祇國亦名波之國獻神精香艸亦名春靡一名春蕪一根百條其間如竹節柔軟其皮如絲可為布所謂春蕪布亦名香布堅密如紵冰也握一片滿室皆香婦人帶之彌月芬馥 翁韓國獻飛獸狀如鹿青色以寒青之絲為繩繫之及死帝惜之而不瘞掛於苑門皮毛皆爛朽惟骨色猶青時人咸知其神異更以繩繫其足往視之唯見所繫處存而頭尾及骨皆飛去 且露池西有靈池方四百步有連錢行浮根菱倒枝藻連錢行行

如錢文浮根菱根出水上葉沉波下實細薄皮甘香葉半青半黃霜降彌美因名青水菱也倒枝藻者枝橫倒水中長九尺餘如結網有野鴨秋鳥及鷗鷺來翔水上入此草中皆不得出如繒網也亦名水網藻中有轉羽肋凌波龍肋凌波助帝嘗遊宴於此

洞冥記卷二

元鼎元年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麟毫為簾青瑠璃為扇懸黎火齊為床其上懸浮金輕王之磬浮金者色如金自浮於水上輕王者其質貞明而輕有霞光繡有藻龍繡有連煙繡有走龍錦有雲鳳錦鸞鴻錦閣上燒釜靡香屑燒粟許其氣三月不絕進嶂嶼細棗出嶂嶼山山臨碧海上萬年一實如今之軟棗昨之有膏膏可燃燈西王母握以獻帝燃芳似燈光色紫有白鳳黑龍鼻足來戲於閣邊有青鳥赤頭道路而下以迎神女神女留王釵以贈帝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黃謙欲之明日示之既發匣有白燕飛昇天後宮人學作此釵因名玉燕釵言吉祥也 元鼎五年鄧支國貢馬肝石百斤常以水銀養之內玉櫃中金泥封其上國人長四尺惟餌此石而已半青半白如今之馬肝舂碎以和九轉之丹服之彌年不飢渴也以此拂髮白者皆黑帝坐群臣於甘泉殿有髮白者以石拂之應手皆黑是時公卿語曰不用作方伯惟須肝馬石此石酷烈不和丹砂不可近髮帝寢靈莊殿召東方朔於青綺窗不隔綿紈重幕問朔曰漢承庚運火德以何精瑞為祥應朔跪而對曰臣常過吳明之墟是長安東過扶桑七萬里有及雲山山頂有井雲起井中若土德王黃雲出火德王赤雲出水德王黑雲出金德王白雲出木德王青雲出此皆應瑞德也帝曰善 元封中起方山像招諸靈異召東方朔言其秘奧乃燒天下異香有沉光香精祇香明庭香金磬香塗魂香外國所貢精檀之燈青檀木有膏如澆漆前置器中以蠟和之塗布燃照數里 起神明臺上有九天道金狀象席琥珀鎮雜玉為簞帝坐良久設甜水之水以備沐浴酌瑤琨碧酒炮青豹之脯果則有塗陰紫梨琳國碧李仙眾與食之 吠勒國貢文犀狀四頭如水兕肉表有光因名明犀置暗中有光

影亦曰影犀織以為簾如錦綺之文此國去長安九千里在日南人長七尺被髮至踵乘犀象之車乘象入海底取寶宿於鮫人之舍得淚珠則鮫所泣之珠也亦曰泣珠甜水去虞淵八千里有甜溪水味如蜜東方朔遊此水得數斛以獻帝投水於井井常甜而寒洗沐則肌理柔滑 瑤琨去玉門九萬里有碧州如麥割之以釀酒則味如醇酎飲一合三旬不醒但飲甜水隨飲而醒 塗山之背梨大如升或云斗紫色千年一花亦曰紫輕梨 琳國去長安九千里生玉葉李色如碧玉數十年一熟味酸昔韓終常餌此李因名韓終李 元封三年大秦國貢花蹄牛其色駁高六尺尾環繞其身角端有肉蹄如蓮花善走多力帝使鞏銅石以起望仙宮跡在石上皆如花形故陽關之外花牛津時得異石長十丈高三丈立於望仙宮因名龍鍾石武帝末此石自陷入地唯尾出土上令人謂龍尾墩也 帝好微行於長安城西夜見一螭遊於路董謁曰昔樂媚未喜於膝上以金簪貫玉螭腹為戲今螭腹餘金簪穿痕得非此耶曰白龍魚鱗網者食之帝曰試我也 元封四年脩彌國獻駃騠高十尺毛色赤斑皆有日月之象帝以金埏為鑲絆以寶器盛芻以飼之 元封五年勒畢國貢細鳥以方尺之玉籠盛數百頭形如大蠅狀似鸚鵡聲聞數里之間如黃鵠之音也國人常以此鳥候時亦名曰候日蟲帝置之於宮內旬日而飛盡帝惜求之不得得明年見細鳥集帷幕或入衣袖因名蟬宮內嬪妃皆悅之有鳥集其衣者輒蒙愛幸至武帝末稍稍自死人猶愛其皮服其皮者多為丈夫所媚 勒畢國人長三寸有翼善言語戲笑因名善語國常群飛往日下自曝身熱乃歸飲丹露為漿丹露者曰初出有露汁如珠也 太初二年東方朔從西那汗國歸得聲風木十枝獻帝長九尺大如指此木臨因桓之水則萬貢所謂因桓是也其源出甜波樹上有紫燕黃鵠集其間實如油麻風吹枝如玉聲因為名帝以枝遍賜羣臣臣有凶者枝則折昔老聃在於周世年七百歲枝竟未汗偃佺生於堯時年三千歲枝竟未一折帝乃以枝問朔朔曰臣已見此枝三過而枯而復生宜汗折而已哉里語曰年未半枝不汗此木五十年一汗萬年不枯 太初三年起甘泉望風臺臺上得白珠如花一枝帝以錦蓋覆之如照月矣因名

照月珠以賜董偃盛以琉璃之筐 太初四年東方朔從支提國來國人長三丈二尺三寸三指多力善走國內小山能移之有澗泉飲能盡結海峇為衣其戲笑取犀象相投擲為樂 東方朔遊結雲之地得神馬一疋高九尺帝問朔是何獸也朔曰昔西王母乘靈光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遊於芝田乃食芝田之草東王公怒棄馬於清津天岸臣至王公之壇因騎馬返繞日三匝然入漢關猶未掩臣於馬上睡不覺而至帝曰其名云何對曰因疾為名步景朔當乘之時如驚蹇之驢耳東方朔曰臣有吉雲草十種種於九景山東二千歲一花明年應生臣走請刈之得以秣馬馬終不飢也朔曰臣至東極過吉雲之澤多生此草移於九景之山全不如吉雲之地帝曰何謂吉雲朔曰其國俗以雲氣占吉凶若樂事則滿室雲起五色照人著於草樹皆成五色露珠甚甘帝曰吉雲露可得乎朔方東走至夕而返得元露青露盛氣琉璃各受五合跪以獻帝遍賜羣臣羣臣得嘗者老者皆少疾者皆愈凡五官嘗露董謁李克孟岐郭瓊黃安也 李克馮翌人也自言三百歲荷州奮員五嶽真圖而至帝禮待之亦號負圖先生也 孟岐河清之逸人也年可七百歲語及周初事了然如目前岐侍周公昇壇上岐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玉笏與之岐嘗實執每以衣袂拂拭笏厚七分今銳斷恒切桂葉食之聞帝好仙披草蓋而來謁帝焉 黃郭瓊東郡人也形貌醜劣而意度過人曾宿人家輒之薪自照讀書晝眠眼不閉行地無迹帝聞其異徵焉 黃安代郡人也為代郡卒自云卑德不獲處人間執鞭懷荆而讀書晝地以記數日久地成池矣時人謂黃安年可八十餘視如童子常服朱砂舉體皆赤冬不着裘坐一神龜廣二尺人問子坐此龜幾年矣對曰昔伏羲始造網罟獲此龜以授吾吾坐龜背已平矣此龜畏日月之光二千歲即一出頭吾坐此龜已見五出頭矣行即負龜以趨世人謂黃安萬歲矣

洞冥記卷三

天漢二年帝昇蒼龍閣思仙術召諸方士言遠國遐方之士唯東方朔下席操筆跪而進帝曰大夫為朕言乎朔曰

臣遊北極至種火之山日月所不照有青龍銜燭火以照山之四極亦有園圃池苑皆植異木異草有明莖草夜如金燈折枝為炬照見鬼物之形仙人甯封常服此草於夜瞑時轉見腹光通外亦名洞宜草帝令對此草為泥以塗雲明之館夜坐此館不加燈燭亦名照魅草以藉足履水不沉 有夢草似蒲色紅畫縮入地夜則出亦名懷夢懷其葉則知夢之吉凶立驗也帝思李夫人之容不可得朔乃獻一枝帝懷之夜果夢夫人因改曰懷夢草 有鳳葵色丹葉長四寸味甘久食令人身輕肌滑赤松子餌之三歲乘黃蛇入海得黃珠一枚色如真金或言是黃蛇之卵故名蛇珠亦名銷疾珠語曰寧失千里駒不失黃蛇珠 有五味草初生味甘花時味酸食之使人不眠名曰却睡草末多國獻此草此國人長四寸織麟毛為布以文石為林人形雖小而室宇崇曠織鳳毛錦以錦為帷幕也 烏哀國有龍爪薤長九尺色如玉煎之有膏以和紫桂為丸服一粒千歲不飢故語曰薤和膏身生毛 有掌中芥葉如松子取其子置掌中吹之而生一吹長一尺至三尺而止然後可移於地上若不經掌中吹者則不生也食之能空中孤立足不躡地亦名躡空草 帝常見彗星東方朔折指星之木以授帝帝以木指彗星星夜則尋也星出之夜野獸皆鳴別說謂之獸鳴星 有紫柰大如斗甜如蜜核紫花青研之有汁如漆可染衣其汁着衣不可滌浣亦名闇衣柰 有龍肝瓜長一尺花紅葉素生於水谷所謂水谷素葉之瓜仙人瑕邱仲採藥得此瓜食之千歲不渴瓜上恒如霜雪割嘗如蜜浮及帝封泰山從者皆賜水谷素葉之瓜帝解鳴鴻之刀以賜朔刀長三尺朔曰此刀黃帝采首山之銅鑄之雄已飛去雌者猶存帝臨崩舉刀以示朔恐人得此刀欲銷之刀於手中化為鵲赤色飛去雲中 有鵲銜火於清溪之上鵲化成龍 西域獻火龍高七尺映目看之光如聚炬火有童子遙見有黃鵠白首鼓翅於帝前即方朔看黃綫單衣頭已斑白漢朝皆異其神化而不測其年矣 善苑國嘗貢一蟹長九尺有百足四螯因名百足蟹煮其殼勝於黃膠亦謂之蟹膠勝於鳳喙之膠也 帝嘗夕望東邊有青雲起俄而見雙白鳥集臺之上倏忽變為二神女舞於臺握鳳管之簫撫落霞之琴歌青吳春波之曲帝舒閣海元落之席散明

天發日之香香出胥池寒國地有發日樹言日從雲中雷來掩日風吹樹枝拂雲開日光也亦名開日樹樹有汁滴如松脂也 有元都翠水水中有菱碧色狀如雞飛亦名翔雞菱仙人鳧伯子常遊翠水之涯采菱而食之令骨輕舉身生毛羽也 有遠飛雞夕則還依人曉則絕飛四海朝往夕還常銜桂枝之實歸於南山或落地而生高七八尺眾仙奇愛之對以釀酒名曰桂醪嘗一滴舉體如金色陸通嘗餌黃桂之酒祝雞公善養雞得遠飛雞之卵伏之名曰翻明雞如鵠大色紫有翼翼下有目亦曰目羽雞 帝於望鵠臺西起俯月臺臺下穿池廣十尺登臺以眺月影入池中使仙人乘舟弄月影因名影娥池亦曰眺蟾臺酌雲祖酒祖以元草里蕨金蒲甜蓼果以青櫻龍瓜白芋紫莖寒蕨地花氣葛此葛於地下生花入地十丈乃得此葛其根倒出亦名金虎鬚草因名紫鬚葛也 影娥池中有遊月船觸月船鴻毛船遠見船載數百人或以青桂之枝為擢或以木蘭之心為檝練實之竹為篙紛石脉之為繩纜也石脉出脯東國細如絲可縋萬斤生石裏破石而後得此脉紫緒如麻結也名曰石麻亦可為布也 影娥池中有竈龜豎其群出岍上如連壁弄於沙岍也故語曰夜未央待龜黃 影娥池北作鳴禽之苑有生金樹破之皮間有屑如金而色青亦名青金樹 有司夜雞隨鼓節而鳴不息從夜至曉一更為一聲五更為五聲亦曰五時雞 有喜日鵝至日出時銜翅而舞又名曰舞日鵝 有升藻鴨赤色每止於美渠上不食五穀唯嗜葉上垂露因名垂露鴨一名丹毛鳧 有女香樹細枝葉婦人帶之香終年不減

洞冥記卷四

武帝末年彌好仙術與東方朔狎暱帝曰朕所好其者不老其可得乎朔曰臣能使少者不老帝曰服何藥耶朔曰東北有地曰之草西南有春生之草帝曰何以知之朔曰三足鳥數下地食此草義和欲馭以手掩鳥目不聽下也食草能不老他鳥獸食此草則美悶不能動矣帝曰子何以知乎朔曰臣少時掘井陷落地下數十年何所託寄有人引臣欲往此草中隔紅泉不得渡其人以一隻展與臣臣泛紅泉得至此草之處臣采而食之其國人皆織珠玉

莫魂叢書

洞冥記

為業邀臣入雲端之幕設元珉雕枕刻黑玉銅鏤為日月雲霄之狀亦曰縷雲枕又薦蛟毫之白褥以蛟毫織為褥也此毫柔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褥又有水藻之屏臣舉手拭之恐水流濕其席乃其光也 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置麗娟於明離之帳恐塵垢汚其體也帝常以衣帶縛麗娟之袂閉於重幕之中恐隨風而去也麗娟以琥珀為佩置衣裾裏不使人知乃言骨節自鳴相與為神怪也 有丹蝦長十丈鬚長八尺有兩翅其鼻如鋸載紫柱之林以鬚纏身急流以為栖息之處馬丹嘗折蝦鬚為杖後棄杖而飛鬚化為丹亦在海傍 帝昇望月臺時望望南端有三青鴨群飛俄而止於臺上帝悅之至夕鴨宿於臺端日色已暗帝求海肺之膏以為燈焉取靈澤布為纏火光甚微而光色無幽不入青鴨化為二小童皆着青縞文縞各握鯨文大錢五枚置帝几前身止影動因名輕影錢 元封二年數過國獻能言龜一頭長一尺二寸盛以青玉匣廣一尺九寸匣上豁一孔以通氣東方朔曰唯承桂露以飲之置於通風之臺上欲往卜命朔而問焉言無不中 唯有一女人愛悅於帝名曰巨靈帝傍有青瑛唾壺巨靈下出入其中或戲笑天帝前東方朔望見巨靈乃目之巨靈因而飛去望見化成青雀因其飛去帝乃起青雀臺時見青雀來則不見巨靈也

右別國洞冥記四卷漢光祿勳郭憲撰憲汝南人即所謂關東鮫鮫郭子橫者也出處大節且見本傳徒以溟酒厭火一事降入方術是固儼人不於其倫已好事者因依為此記并託憲自序言漢武明雋特異之主東方朔因滑稽浮誕以匡諫洞心於道教使沉冥之跡昭然顯著故曰洞冥然則此書殆即祖述神異經十洲記而作者也通攷又載有洞冥記拾遺一卷陳氏謂於御覽中抄出則四卷亦非全書凡若是者藏書之家備名數而已無之不足為損有之不足為益况於詳略尤非所計可謂知言可以蔽諸小說矣汝上王謨識

枕中書

晉葛洪著

瀘溪周濂校

洪歷觀天地之寶藏上聖之宮第至上之尊神仙圖記猶未知極妙之根以去月乙丑夜半靜齋於羅浮山忽驚風駭起香馥亂芳龍鳴虎嘯躡躡空中有頃之間紫雲覆林忽見一真人眼瞳正方項負圓光天顏絕世乘白麟之車建九旒之節腰帶瓊文鳳繡之錦於頭戴六通之冠年可二十許侍者執夜光之火玉羽衛可有千人自號元都太真王問曰子是葛洪乎何為而希長存洪稽首披陳長跪執禮神告余曰子是籍九天之嘉慶乘運挺英復千年之後太清有仙伯之名今當遠變去世卜宅西鄉相携於太華之上丹宮之中且還時朝以龍淵代身密乎寂住莫識今真子窮翫墳曲聰秀逸羣解滯悟惑可謂妙才矣但未知真仙之宮第上聖之所由耳吾今行矣相告計其事不復為久也洪因伏叩頭於是真人即令侍者執筆摩紙口授妙言既畢左手授與洪云吾往方丈簡仙宮致復相過子勗之焉吾去矣見駕乘丹而高乃失所在也

直書曰昔一儀未分溟滓鴻濛未有成形天地日月未具狀如雞子混沌元黃已有盤古真人天地之精自號元始天王遊乎其中溟滓經四劫天形如巨蓋上无所係下无所依天地之外遼屬無端元元太空無響無聲元氣浩浩如水之形下無山嶽上無列星積氣堅剛大柔服維天地浮其中展轉無方若無此氣天地不生天者如龍旋迴雲中復經四劫二儀始分相去三萬六千里崖石出血成水水生元蟲元蟲生瀆牽生剛須剛須生龍元始天王在天中心之上名曰玉京山山中宮殿並金玉飾之常仰吸天氣俯飲地泉復經二劫忽生太元玉女在石澗積血之中出而能言人形具足天姿絕妙常遊厚地之間仰吸天无號曰太元聖母元始君下遊見之乃與通氣結精招還上宮當此之時二氣網縕覆載氣息陰陽調和无熱无寒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並不復呼吸宣氣合會相成自然飽滿大道之興莫過於此結積堅固是以不朽金玉珠者天地之精也服之服與天地相畢元始君經一劫乃一施

太元母生天皇十三頭治三萬六千歲書為扶桑大帝東王公號曰元陽父又生九光元女號曰太真西王母是西漢夫人天皇受號十三頭後生地皇地皇十一頭地皇生人皇九頭各治三萬六千歲聖真出見受道天元為建初混成天任於今所傳三皇天文是此所宣故能召請天上大聖及地下神靈无所不制故天真皇人三天真王駕九龍之輿是也次得八帝大庭氏庖羲神農祝融五龍氏等是其苗裔也今治五嶽是故道隆上代弊極三王三夏禹殷湯周武也是以淳風既澆易變而禮興禮為亂首也周末陽弱而陰強國多真婦西戎金兵起而異法興焉既而九州湮沒帝業荒蕪此言驗也後來方有此事道隆之代其人混沌異法之盛人民得偽也洪曰此事元遠非凡學所知吾以庸才幸遭上聖矚目論天地之奧藏暢至妙之源本輒條所誨銘之于素以為絕思矣夫無心分之人慎勿以此元始告之也故置遺跡示乎世之賢耳

真記曰元都玉京七寶山週迴九萬里在大羅之上城上七寶宮宮內七寶臺有上中下三宮如一宮城一面二百四十門方生八行寶林綠葉朱實五色芝英上有萬千種芝沼中蓮花徑度十丈上宮是盤古真人元始天王太元聖母所治中宮太上真人金闕老君所治下宮九天真皇三天真王所治玉京有八十一萬天路通八十一萬山嶽洞室夫以得道大聖眾並賜其宮第居宅皆七寶宮闕或在名山山嶽羣真所居都有八十一萬處古今有言九八十一是終天路玉京山也上仙受天任者一日三朝元都太真人也雖有億萬里往還如一步耳世人安知此哉眾仙或有日三朝扶桑公或三朝西王母玉京金闕是太上真人月三朝元始天王太上真人元始之弟子皆知帝王有司徒丞相也金闕老子太上弟子也扶桑大帝元始陽之氣治東方故世間帝王之子應東宮也

西漢九光夫人始陰之氣治西方故曰木公金母天地之尊神元氣煉精生育萬物調和陰陽光明日月莫不由之精神長存命則无終抱一不離故能長久天失陰陽水旱不節人失陰陽神根命竭世人不能保一守三修生反死固其宜矣可後怨耶吾復千年之間當招子登太上真闕朝宴玉京也此電頃未足為久今且可浮遊五嶽採靈芝尋隱仙之友道遙無為吾言信可達哉

扶桑大帝住在碧海之中宅地四面並方三萬里上有太真宮碧玉城萬里多生林木葉似桑又有棋樹長數千丈二十圍兩同根偶生更相依倚名為扶桑宮第象玉京也眾仙无量數元洲方丈諸群仙未昇天者在此去會稽岸六萬里太清仙伯太上丈人所治蓬萊山對東大海之東北岸山週迴五千里溟海中濤浪衝天九氣丈人所治崑崙元圃金為墉城四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瓊華之屋紫翠丹房七寶金玉積之連天巨獸萬尋靈香億千西王母九光所治羣仙無量也

廣成丈人今為鍾山真人九天仙王漢時四皓仙人安期彭祖今並在此輔焉

容成子力墨子為岷山真人今元子五子為岷山侯太昊氏為青帝治岱宗山顓頊氏為黑帝治太恒山祝融氏為赤帝治衡霍山軒轅氏為黃帝治嵩高山金天氏為白帝治華陰山

右五氏為五帝

堯治熊耳山舜治積石山禹治益竹山湯治元極山青鳥治長山及馮修山長

右五人為五帝佐相領五帝事五帝一劫遷佐者代焉

許由巢父今為九帝侍中箕山公夏啟周發受書為田極明公或住羅鄩或在洞天三周太者為降陵真人二人並在金華山漢高祖光武並為四明賓友周靈王今為太虛侍郎治波龍山樂子長闔家得仙未昇天任並住方丈之室神州受太元生籙五之為糧也郭景純為都錄司命治虛臺也左元放今為天柱真人監仙侯葛元受金闕君命為太極左仙公治益竹山又在女兒山常駕乘虎騎也許映始為霍林仙人許穆在華陽洞天立宅為真人許玉斧在童初之北位為真人未有掌領鮑靚為地下主者帶潛山真人復五百年當為崑崙兵侍郎鄭思遠住南霍常乘虎豹白鹿未有職事蔡鬱豐為東方鬼帝治桃邱山張衡楊雲為北方鬼帝治羅鄩山桂子仁為南方鬼帝治羅

浮山領羨鬼周乞稽康為中央鬼帝治抱犢山趙文和王真人為西方鬼帝治嶠冢山

夫地仙遊五嶽朝朝西王母夕遊鍾山嶽雖未昇天此觀樂亦難言也及童初之府易遷之宮唯有此樂也名山之中年年有仙去者世人不見不信神仙可哀歎也夫學不顧軀命心志清白者吾未見虛往也或修之不勤動而不除貪慾之弊三素十惡未改猶抱石而赴長津矣

吳越及梁益風氣清貞故多仙人是以成都之境丹陽之域會稽之東南天路所衝善宜修尚也凡此眾仙及命過受書者巨眾不可具記在小嶽之中者亦略舉之也

鬼谷先生為太元師治青城山王子喬為金闕侍中治桐柏山赤松為崑林仙伯治南嶽山王子登為小有天王治王屋山孤竹伯夷叔齊等並為九天僕射治天台山孔丘為太極上真治九嶷山顏回受書初為明景侍郎後為三天司真七十二人受名元洲門徒三千不經此鄧之門項儀山為蓬萊司馬周公旦為北帝師治勁華山莊周為太元博士治在荆山孫權受任治亦在荆山張道陵為三天法師統御六虛數侍金闕太上之股肱治在廬山三師同宅王方平今為上相治月支國人鳥山墨翟為太極仙師治馬跡山徐來勒為太極真治括蒼山小宮在天台山陳世安治小台山嚴君平今治在峨嵋山屈原為海伯統領八海王弼為北海監郭聲子為閻風真人魏夫人治南嶽山裴清靈治四明山馬明生今在鍾山陰長生為地肺真人孫登問邱真人九華真妃治夏蓋山或在龍山王長趙昇受書為廬山中正一三天都護韓眾為霍林真人瑯琊為太虛左掾侍史

三茅為保命定錄司非監在華陽洞府治北居棲憩包山有數千小山亦不減百皆是神山今略證仙人之數足以令子心堅仰慕矣秘之勿宣若高賢心馳嶺外子去世之際可緘以示之苟行業不建德務不仁者終天无令見也凡青嶂之裏千嶺之際仙人无量與世人比肩而不知凡人有因緣者或在深山迷誤入仙家使為山洞玉女所留請先功厚也初學道不必入山閉門勤修不雜人物長齋執志或清香酒掃亦能降真矣魏夫人許氏之徒皆其流也

識

要當摺拾方術真書良久傳影響麗應便當絕逆耳若出入人間斲拾山谷事緣衣服飲食不須與世交當有異矣外和光同塵內守其真一斯言之妙也

右葛洪枕中書一卷始載陶氏說郭唐宋叢書采入子餘按唐志神山家亦載有枕中素書一卷而不詳撰人未知即此書否也若隋志謂道經者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稟自然之氣沖虛凝遠莫知其極所以說天地淪壞劫數終盡略與佛經同而以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授以祕道謂之開劫非一度矣今洪此書自云得授上真亦有元始四劫二劫玉京扶桑之論與道經相應則固不可以常理測矣至言三皇五帝及諸賢聖皆為仙官主治某山又多與陶宏景真靈位業圖合而說較有原委要其荒誕不經駭人耳目不過與神異洞冥諸書等耳姑從唐宋叢書采錄於此汝上王謨識

漢魏叢書

三

